

華陽國志卷第五

公孫述劉二牧志

先王命史立典遠則經紀人倫三材炳煥品物章矣
然而有志之士猶敢議論於鄉校之下芻蕘之人加
之謠誦於林野之中管闕瞽言君子有詠所以綜核
群善休風惟照也公孫述劉牧二主之廢興存亡漢
書國志固以詳矣統之州部物有條貫必申斯篇者
格之前憲左氏素臣之功王侯之載籍也而八國之
語作為五傳洞邃大義洋洋聖人之微言也而八覽
之書興焉苟在公稱雖道同世出一事身見遊精博
志無嫌其繁矣漢十二世孝平皇帝帝祚短促國統三

純孝元后兄子安漢公新都侯魏郡王莽篡盜稱天子改天下郡守為卒正又改蜀郡為導江遷故中散大夫茂陵公孫述字子陽為導江卒正治臨邛而劉辟起兵廣漢更始劉聖公在南陽蜀欲應之會宗成垣副王岑等作亂述率吏民拒禦之所在討破作圍守防遏逸越斬首萬計遂據成都威有巴漢政治嚴刻民不為非更始誅王莽都關中為赤眉賊所敗

建武元年世祖光武皇帝即位河北述夢人謂已曰

公子系後漢作八
公子系十二為期述以語婦婦曰朝聞道夕死

尚可何況十二乎會夏四月龍出府殿前以為瑞應述遂稱皇帝號大成建元龍興以莽尚黃乃服色尚

白自以興西方為金行也以功曹李熊為大司徒巴
郡任滿為大司空弟恢為太尉具置百官造千層赤
樓帛蘭改益州為司隸蜀郡為成都尹時世祖方平
河北而荆邯延牛竝歸述盡有益州置鐵錢官廢銅
錢百姓貨賣不行蜀中童謡曰黃牛白腹五銖當復
謂莽黃牛述為白腹五銖漢錢言漢當復也故主簿
李隆後漢作張隆常少數諫述歸帝稱藩述不納天水隗躡
亦據隴連述蜀土清晏述乃移檄中國稱引圖緯以
惑衆世祖報曰西狩獲麟識曰乙子卯金即乙未歲
授劉氏非西方之守也光廢昌帝立子公孫即霍光
廢昌邑王立孝宣帝也黃帝姓公孫自以土德君所

知也漢家九百二十歲以蒙孫亡受以相承其名當
塗高高宣君身耶吾自繼祖而興不稱受命求漢之
斷莫過王莽近張滿作惡兵圍得之歎曰為天文所
誤也又使述舊交馬援喻述述不從 荆邯說述曰
昔湯以七十里王天下文王方百里臣諸侯以次漢
祖敗而復征傷瘳復戰故能禽秦亡楚以弱為強况
今地方數千杖戟百萬天下之心未有所歸不東出
荆門北陵關隴與之進退則王業不全子孫不久安
也述悅之乃出軍荆門陳倉欲震盪秦楚多改易郡
縣分封子弟淫恣過度然國富民殷戶百餘萬世祖
未遑加兵與述及隗囂書輒署公孫皇帝 七年囂

背漢降述述封為王厚資給之 十年世祖命大司

馬吳漢與大司徒鄧禹討蹠平隴右述聞而惡之城

東素有秦时空倉述更名白帝倉使人宣言曰帝倉

暴出米臣萬公卿以下及國人就視之無米述曰倉

去此數里虛妄如此隗王在數千里外言破壞真不

然矣 十一年世祖命征南大將軍岑彭自荆門泝

江征述又遣中郎將來歎及述舊交馬援奉詔喻述

隆少諫令服從述怒曰自古來有降天子乎尚書解

文卿大夫鄭文伯初亦諫述繫之暴室 六年二子

幽死自是莫有言者 彭破述荆門關乃沔關徑至

彭亡述使刺客刺殺彭由是改彭亡曰平無言無賊

也又使刺客刺殺歙於武都世祖重遣吳漢與劉尚
征述又遣臧宮從斜谷道入述使妹壻延平距宮大
司徒謝豐距漢連戰輒北漢到城下軍其江橋及其
少城豐在廣都平引還成都述謂曰事當奈何平對
曰男兒貴死中求生敗中求成無愛財物也述乃大
發金帛開門募兵得五千餘人以配平平告漢戰因
僞遣鼓角麾幟渡市橋漢兵爭觀平因放奇兵擊漢
大破之漢溺水緣馬尾至盤底得出後宮兵已至北
門述復城守占書曰虜死城下述以爲漢等是虜乃
自出戰述當漢牙當宮大戰牙殺宮兵數百三合三
勝士卒氣驕漢益鼓之自旦至日中飢不得食日昃

後述兵敗漢騎士高平以戟刺述中頭即墜馬叩心者數十人都知是述前取其首牙等悵然還城吏民窮急即夜開門出降漢盡誅公孫氏及牙等諸將帥二十餘人放兵大掠多所殘害是歲十二年也漢搜求隱逸旌表忠義以述臣常少李隆忠諫發憤病歿表更遷葬贈以漢御官蜀郡王皓王嘉廣漢李業刎首歿節表其門閭捷為朱遵絆馬歿戰贈以將軍為之立祠費貽任永君業馮信等閉門索隱公車特徵文齊守義益州封為列侯董鈞習禮明經貢為博士程烏李育本有才幹擢而用之於是西土宅心莫不鳧藻 建武十八年刺史郡守撫恤失和蜀郡史

歌怨吳漢之殘掠蜀也擁郡自保世祖以天下始平
民未忘兵而歌唱之事宜必先克復遣漢平蜀多行
誅戮世祖謂讓於漢漢深陳謝自是守藩供職自建
武至手中平垂二百載府盈西南之貨朝多華岷之
士矣 漢二十二世孝靈皇帝政治衰缺王室多故
太常竟陵劉焉字君郎建議言刺史太守貨賂為官
割剝百姓以致離叛可選清名重臣以為牧伯鎮安
方夏焉內求州牧以避世難侍中廣漢董扶私於焉
曰京都將亂益州分野有天子氣焉惑之意在益州
會刺史河南都儉賦斂繁擾流言遠聞而并州殺刺
史張壹涼州殺刺史耿鄙焉議得行漢帝將徵儉加

刑以焉為監軍使尋領益州牧董扶亦求為蜀西部
都尉太倉令巴郡趙韙去官從焉來西 中平元年
涼州黃巾逆賊馬相趙祗等聚衆綿竹殺縣令李升
募疲役之民一二日中得數千人遣王饒趙播等進
攻雒城殺刺史儉并下蜀郡犍為旬月之間破壞三
郡相自稱天子衆以萬數又別破巴郡殺太守趙韙
部州從事賈龍素領家兵在犍為之青衣率吏民攻
相破滅之州界清淨龍乃選吏卒迎焉焉既到州移
治綿竹撫納離叛務行小惠時南陽三輔民數萬家
避地入蜀焉恣饒之引為黨與號東州士遣張魯斷
北道枉誅大姓巴郡太守王咸李權等十餘人以立

威刑前後左右部司馬擬四軍統兵位皆二千石
漢獻帝初平二年犍為太守任岐與賈龍惡焉之陰
圖異計也舉兵攻焉燒成都邑下焉禦之東州人多
為致力遂克岐龍焉意盛乃造乘輿車服千餘僭擬
至尊焉長子範為左中郎將仲子誕治書御史季子
璋奉車都尉皆從獻帝都長安惟林子別部司馬瑁
隨焉焉聞相者相陳留吳懿妹當大貴為瑁聘之荆
州牧山陽劉表上焉有子夏在西河疑聖人論帝遣
璋曉諭焉焉留璋不遣反 四年征西將軍馬騰自
鄙與焉範通謀襲長安治中從事廣漢王商亟諫不
從謀泄範誕受誅議郎河南龐羲以通家將範誕諸

子入蜀而天火燒焉車乘蕩盡延及民家興平元年焉徙治成都既痛二子又感祲災疽發背卒州帳下司馬趙韙治中從事王商等貪璋溫仁共表代又京師大亂不能更遣天子除璋監軍使者領益州牧以韙為征東中郎將率衆征劉表璋字季玉既襲位懦弱少斷張魯稍驕於漢中巴夷杜濩朴胡表約等叛詣魯璋怒殺魯母弟遣和德中郎將龐羲討魯不克巴人日叛乃以羲為巴郡太守屯閬中禦魯羲以互須兵衛輒召漢昌實民為兵或構羲於璋璋與之情好攜隙趙韙數進諫不從亦恚恨也達安五年趙韙起兵數萬將以攻璋璋逆擊之明年韙

敗義懼遣吏程郁宣旨於郁父漢昌令畿索益實兵
畿曰郡合部曲本不為亂縱有讒謗要在盡誠遂懷
異志非所聞也義令郁重往畿曰我受牧恩當為盡
節汝自郡吏宜念効力不義之事莫有二意義恨之
使人告曰不從太守家將及禍畿曰昔樂羊食子非
無父子之恩大義然也今雖羹子畿飲之矣義乃厚
謝於璋璋善畿遷為江陽太守 十年璋聞曹公將
征荊州遣中郎將河內陰溥致敬公表加璋振威將
軍兄瑁平寇將軍 十二年璋復遣別駕從事蜀郡
張肅送叟兵三百人并雜御物公辟肅為掾拜廣漢
太守 十三年仍遣肅弟松為別駕詣公公時已定

荊州追劉主不存禮松加表望不足但拜越雋比蘇
令松以是怨公會公軍不利兼以疫病而劉主尋取
荊州松還疵毀曹公勸璋自絕因說璋曰劉豫州使
君之肺腑更可與通時扶風法正字孝直留客在蜀
不見禮恨望松亦以身抱利器材璋不足與有為常
與正竊歎息松舉正可使交好劉主璋從之使正將
命正佯為不得已行又遣正同郡孟達將兵助劉主
守禦前後賂遺無限 十六年璋聞曹公將遣司隸
校尉鍾繇伐張魯有懼心松進曰曹公兵彊無敵天
下若因張魯之資以向蜀土誰能禦之者乎璋曰吾
固憂之而未有計松對曰劉豫州使君之宗室而曹

公之深讎也善用兵使之伐魯魯必破破魯則益州
彊曹公雖來無爲也且州中諸將龐羲李異等皆恃
功驕豪欲有外意不得豫州則敵攻其外民叛於內
必敗之道也璋然之復遣法正迎劉先主主簿巴西
黃權諫曰左將軍有驍名今請到欲以部曲遇之則
不滿其心欲以賓客待之則一國不容二君客有秦
山之安則主有累卵之危璋不聽從事廣漢王累倒
懸於州門以外諫璋璋一無所納正既宣旨陰獻策
曰以明將軍之英才乘劉牧之懦弱張松之股肱以
響應於內然後資益州之富憑天府之險以此成帝
業猶反手也劉主大悅乃留軍師中郎將諸葛亮將

軍關羽張飛鎮荊州率萬人沂江西上璋初救所在
供奉入境如歸劉主至巴郡巴郡嚴顏拊心歎曰此
所謂獨坐窮山放虎自衛者也劉主由巴水達涪
璋往見之松復令正白劉主曰今因此會便可執璋
則將軍無用兵之勞坐定一州也軍師中郎將襄陽
龐統亦言之劉主曰此大事也初入他國息信未著
不可倉卒歡飲百餘日璋推劉主行大司馬司隸校
尉劉主推璋行鎮西大將軍領牧如故益劉主兵使
伐張魯又令督白水軍併三萬軍車甲精實而別璋
還州劉主次葭萌厚樹恩德以收衆心 十七年曹
公征吳吳主孫權呼劉主自救劉主貽璋書曰孫氏

與孤本爲唇齒今樂進在清泥與關羽相拒不往赴
救進必大克轉侵州界其憂有甚於魯魯自守之賊
不足慮也求益萬兵及資寶璋但許四千他物半給
張松書與劉主及法正曰今大事垂可立如何釋此
去乎松兄廣漢太守肅懼禍及已白璋露松謀璋殺
松劉主歎曰君矯殺吾內主乎嫌隙始構璋敕諸關
守不內劉主龐統說曰陰選精兵晝夜兼行徑襲成
都璋旣不武又無素豫一舉而定此上計也楊懷高
沛璋之名將各仗強兵據守關頭數有牋諫璋遣將
軍還將軍遣與相聞說當東歸竝使束裝二子旣服
將軍名又嘉將軍去必乘輕騎來見將軍因此執之

進取其兵乃向成都此中計也退還白帝連引荊州
徐還圖之此下計也劉主然其中計即斬懷等遣將
黃忠卓膺魏延等勦兵前行梓潼令南陽王連固城
堅守劉主義之不逼攻也進據涪城置酒作樂謂龐
統曰今日之會可謂樂矣統對曰伐人之國而以為
歡非仁者也劉主曰武王伐紂前歌後舞豈非仁乎
統退出劉主尋請還謂曰向者之談阿誰為失統曰
君臣俱失 十八年璋遣將劉瑁冷苞張任鄧賢吳懿
等拒劉主於涪皆破敗還保綿竹縣令懿詣軍降拜
討逆將軍 初劉主之南伐也廣漢鄭度說璋曰左
將軍懸軍襲我衆不滿萬百姓未附野穀是資計莫

若驅巴西梓潼民內涪水以南其倉廩野穀一皆燒
除高壘深溝靜以待之彼請戰不許久無所資不過
百日必禽矣先主聞而惡之法正曰璋終不能用無
所憂也璋果謂群下曰吾聞拒敵以安民未聞動民
以避敵絀度不用故劉主所至有資進攻綿竹璋復
遣護軍南陽李嚴江夏費觀等督綿竹軍嚴觀率衆
降同拜裨將軍進圍璋子循於雒城 十九年關羽
統荆州事諸葛亮張飛趙雲等沂江降下巴東入巴
郡巴郡太守巴西趙苻拒守飛攻破之獲將軍嚴顏
謂曰大軍至何以不降敢逆戰顏對曰卿等無狀侵
奪我州我州但有斬頭將軍無降將軍也飛怒曰牽

去斫頭顏正色曰斫頭便斫頭何爲怒也飛義之引
爲賓客 趙雲自江州分定江陽犍爲飛攻巴西亮
定德陽巴西功曹龔謀迎飛璋帳下司馬蜀郡張裔
拒亮敗于柏下裔退還 夏劉主克雒城與飛等合
圍成都而偏將軍扶風馬超率衆自漢中請降劉主
遣建寧督李恢迎超超徑至璋震恐所署蜀郡太守
汝南許靖踰城出降璋知不散誅被圍數十日城中
有精兵三萬穀支一年衆咸欲力戰璋曰父子在州
二十餘年無恩德以加百姓攻戰三年肌膚草野以
璋故也何以能安遂遣張裔奉使詣劉主劉主許裔
禮其君而安其民劉主又遣從事中郎涿郡簡雍說

璋璋素雅敬雍遂與同輿而出降吏民莫不歎歔泣
涕劉主復其所佩振威將軍印綬還其財物遷璋于
南郡之江安吳主孫權之取荊州也以璋爲益州刺
史劉主東征璋還吳卒也

譔曰公孫述藉導江之資值王莽之虐民莫援者得
跨巴蜀而欺天罔物自取滅亡者也然妖夢告終期
數有極奉身歸順猶可以免矜愚遂非何其頑哉劉
焉器非英傑圖射僥倖璋才非人雄據土亂世其見
奪取陳子以爲非不幸也昔齊侯嗤晉魯之使旋蒙
易乘之困魏君賤公孫之侍人亦受割地之辱量才
懷遠誠君子之先畧也觀劉璋曹公之悔擗法正張

松二壑既微同怨相濟或家國覆亡或叁分天下古
人一饋十起輒沐揮洗良有以也

賣水買書志亦迂
愛護不異隨侯珠
有假不逐遭神誅
子孫鬻之何其愚

華陽國志卷第六

劉先主志



先主諱備字玄德涿郡涿縣人漢景帝中山靖王勝後也勝子貞元狩六年封涿縣陸城亭侯因家焉祖父雄察孝廉為東郡范令父弘早亡先主幼孤其母販履織席自業舍東南角籬上有桑樹生高五丈餘遙望童童如車蓋人皆異之或謂當出貴人先主少時與宗中諸兒戲於樹下言吾必乘此羽葆蓋車矧父子敬謂曰汝勿妄言滅吾門也年十五母遣行學與宗人劉德然遼西公孫瓚俱事故九江太守同郡盧子幹德然父元起常資給先主與德然等元起

妻曰各自一家何能常爾起曰宗中有此兒非常人也而瓚深與先主善瓚年長先主兄事之喜狗馬音樂美衣服長七尺五寸垂髻下膝顧自見耳能下人喜怒不形於色善交結豪俠年少爭附之中山大賈張世平蘇雙等見而奇之多與之金先主由是得合徒衆河東關羽雲長同郡張飛益德竝以壯烈爲之禦侮先主與二子寢則同牀食則共器恩若弟兄然於稠人廣衆中侍立終日 中平元年從校尉鄒靖討黃巾賊有功除安喜尉求謁督郵不得乃入縛執之杖二百以綬繫督郵頭頸着馬柳柱委官亡命頃之應大將軍何進薦有功除下密丞復爲高唐尉遷

為令瓚為中郎將表先主為別部司馬拒冀州牧表
紹數有戰功守平原令進領平原相郡民劉平駐為
之下使客刺之客服其德告之而去北海相魯國孔
融為黃巾賊所圍使太史慈求救於先主先主曰孔
文舉聞天下有劉備乎以兵救之廣陵太守下邳陳
登元龍太尉球孫也有雋才輕天下士謂功曹陳矯
曰閨門雍穆有行吾敬陳元方父子冰清玉潔有德
有言吾敬華子魚博聞強識奇偉卓犖吾敬孔文舉
雄姿傑出有王霸之畧吾敬劉玄德名器盡此 徐
州牧陶謙表先主為豫州刺史徐州牧陶謙病篤謂
別駕東海糜竺曰非劉備不能安此州也謙卒竺率

州人迎先主先主未許廣陵太守下邳陳登進曰今漢室陵遲海內傾覆立功立事在今日鄙州殷富戶口百萬欲屈使君撫臨州事先主曰袁公路在壽春此君四世五公海內所歸可以州與之登曰公路驕豪非治亂之主今欲為使君合步騎十萬上可以匡主濟民成五霸之業下可以割地守境書功於竹帛若使君不見聽許登亦未敢聽使君也北海相孔融謂先主曰袁術豈憂國忘家者耶冢中枯骨何足介意今日之事百姓與能天與不取悔不可追先主遂領徐州牧 建安元年曹公表為鎮東將軍封空城亭侯先主與袁術相拒而下邳守將曹豹叛為呂布

所敗先主失妻子轉軍海西糜竺進妹爲夫人及奴
客二千金銀寶物資之先主因而復振連和於布布
還其妻子先主衆萬餘移軍小沛布惡之自攻先主
先主歸曹公公以爲豫州牧益其軍使伐布失利布
將高順復虜先主妻子送布公使夏侯惇助先主不
能克三年公自征布生禽之布曰使布爲明公將
騎天下不足定也公有疑色先主曰公待布能如丁
建陽董太師乎公頷之布曰先主曰大耳兒最叵信
者也遂殺布先主還得妻子從公還許爲左將軍
公禮之甚重出則同輿坐則同席又拜關羽張飛皆
中郎將公謀臣程昱郭嘉勸公殺先主公慮失英豪

望不許 表術自淮南欲經徐州北就表紹獻帝舅
車騎將軍董承受命衣帶中密詔當殺曹公承先每先
主及長水校尉种輯將軍吳子蘭王子服等同謀以
將行未發公從容謂先主曰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
本初之徒不足數也先主方食失匕箸會天震雷先
主曰聖人言迅雷風烈必變良有以也一震之威乃
至於此也公亦悔失言先主還沛解公使覘之見其
方披蒞使廝人爲之不端正舉杖擊之公曰大耳翁
未之覺也其夜先主急東行昱嘉復言之公馳使追
之不及先主遂殺徐州刺史車胄以叛留關羽行下
邳太守事身還小沛而承等謀洩受誅 先主衆數

萬遣從事北海孫乾自結於袁紹公遣將軍劉岱王忠擊之不克 五年公東征先主先主敗績妻子及

關羽見獲先主奔青州刺史表譚奉迎道路馳以白父紹紹身出鄴二百里與先主相見公壯羽勇銳拜偏將軍初羽隨先主從公圍呂布於濮陽時秦宜祿為布求救於張楊羽啓公妻無子下城乞納宜祿妻公許之及至城門復白公疑其有色自納之後先主與公獵羽欲於獵中殺公先主為天下惜不聽故羽常懷懼公察其神不安使將軍張遼以情問之羽歎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要當立功以報曹公公聞而義之 是歲

紹征官渡遣梟將顏良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公
使遼羽為先鋒羽望見良麾蓋策馬刺良於萬象中
斬其首正送紹將莫敵遂解圍公即表封羽漢壽亭侯
重加賞賜羽盡封其物拜書告辭而歸先主左右欲
追之公曰彼各有主先主說紹南連荊州牧劉表
紹遣將其卒兵至汝南公使將蔡楊擊之先主謂曰
吾勢雖不便汝等百萬來未如吾何曹孟德單車來
吾自去揚等必戰為先主所殺公既破紹自南征
汝南先主遣糜竺孫乾詣劉表表郊迎之待以上賓
使屯新野潁川徐元直致瑯琊諸葛亮曰孔明臥龍
也將軍願見之乎先主曰君與俱來唐此人可就見不

可屈致也先主遂遣亮凡三因屏人曰漢室傾頽奸臣竊命主上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獗至于今日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對曰自董卓以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不可勝數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而衆寡然遂能克紹以弱爲強雖云天時抑人謀也今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而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也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爲之用此可與爲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殆天所以資將軍也益州險塞沃野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

璋聞弱張魯在北國富民殷而不知卹賢能之士思
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總覽英雄
思賢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險阻西和諸戎南撫夷
越結好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命一上將將荊州
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出於秦川天下
孰不箪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如此則霸業可成漢
室可興矣先主曰善與亮情好日密自以為猶魚得
水也 十三年表卒少子琮襲位曹公南征琮遣使
請降先主屯樊不知曹公卒至至宛先主乃知遂將
其衆去比到當陽衆十餘萬人車數千兩日行十餘
里別遣關羽乘船會江陵或謂先主曰宜速行雖擁

大衆被甲者少曹公軍至何以禦之先主曰夫濟大
事以人爲本今人歸吾何忍棄之公以江陵有軍
實恐先主據之乃釋輜重以輕騎五千追先主一日
一夜行三百里及於當陽之長坂先主棄妻子與諸
葛亮張飛等數十騎走公盡獲其民衆急追先主張
飛據水斷橋橫馬策矛曰我張益德也可來決死公
徒乃止先主斜趨漢津適與羽船會而趙雲身抱
先主弱子後主及擁先主甘夫人相及濟江亮曰事
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時權軍紫桑既服先主
大名又悅亮竒雅即遣周瑜程普水軍三萬助先主
拒曹公大破公軍於赤蘓熱其舫舟公引軍北歸先

主以劉表長子江夏太守琦為荊州刺史先主南
平四郡武陵太守金旋長沙太守韓玄桂陽太守趙
範零陵太守劉度皆降廬江雷緒率部曲數萬口稽
顛琦病歿先主領荊州牧治公安孫權進妹恩好
綢繆以亮為軍師中郎將督南三郡事以關羽為盪
寇將軍領襄陽太守住江北張飛為征虜將軍守都
太守初先主之敗東走也徑往鄂無土地關羽責
之曰早從獵中言無今日先主曰安知此不為福也
及得荊州復有人衆孫權遣使求共伐蜀又曰雅願
以隆成諸葛孔明毋死在吳可令相并主簿
啟觀曰若為吳先驅大事去矣今但可讚之言新據

諸郡未可以動彼必不越我而有蜀也先主乃報曰
益州不明得罪左右庶幾將軍高義上匡漢_朝下輔宗
室若必尋干戈備將放髮於山林不敢聞命權果輟
計遷觀別駕 十六年益州牧劉璋遣法正迎遂西
入益州 建安十九年先主克蜀蜀中豐富盛樂置
酒大會饗食三軍取蜀城中_民金銀頒賜將士還其穀
帛賜諸葛亮法正關羽張飛金五百斤銀千斤錢五
千萬錦萬匹其餘各有差以亮為軍師將軍署左將
軍府事正揚武將軍蜀郡太守關羽督荊州事張飛
為巴西太守馬超平西將軍不用許靖法正說曰有
獲虛譽而無實者靖也然其浮名稱播海內人將謂

公輕士乃以為長史龐羲為司馬李嚴為掾為太守
費觀為巴郡太守益州太守南郡董和掌軍中郎太
守漢嘉王謀為別駕廣漢彭萊為治中辟零陵劉巴
為西曹掾廣漢黃權為偏將軍於是亮為股肱正
為謀主羽飛超為爪牙靖羲及糜竺簡雍孫乾山陽
伊籍為賓友和嚴權本劉璋所授用也吳懿嘗觀璋
之婚親也彭萊璋所排擯也劉巴已所宿恨也皆處
之顯位盡其器能有志之士無不競勸 羣下勸先
主納劉瑁妻先主嫌其同族法正曰論其親疏何與
晉文之於子圉乎從之正既臨郿睦之怨一餐之
惠無不報復或謂諸葛亮曰法正蜀郡太縱橫將軍

宣啓主公亮曰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操之強東憚
孫權之逼內慮孫夫人興變於肘腋之下孝直爲輔
翼遂翻飛翔翔不可復制如何禁法使不得行其志
也 孫夫人才捷剛猛有諸兄風侍婢百又皆仗劍
侍立先主每下車心常凜凜正勸先主還之 二十
年孫權使使報先主欲得荊州先主報曰吾方圖涼
州涼州定以荊州相與孫權怒遣呂蒙襲奪長沙零
陵桂陽三郡先主下公安令關羽入益陽會曹公入
漢中張魯定巴西黃權進曰若失漢中則三巴不振
此割蜀人股臂也於是先主與吳連和分荊州江夏
長沙桂陽東屬南郡零陵武陵西屬引軍還江夏以

權為護軍迎魯魯已北降曹公權破公所署三巴太守杜濩

朴胡表約等公留征西將軍夏侯淵益

州刺史趙顯及張郃守漢中公東還郃數犯掠巴界先主率張飛等進軍宕渠之蒙頭拒郃相持五十餘日飛從他道邀郃戰於陽石遂大破郃軍郃失馬緣山獨與麾下十餘人從間道還南也

二十一年先主

還成都

二十二年蜀郡太守法正進曰曹操一舉

降張魯定漢中不因此勢以圖巴蜀而留淵郃身遠北還非智不逮力不足將內有憂逼耳今筭淵郃才略不勝我將率舉衆往討則必可擒天以與我時不可失也先主從之以問儒林校尉巴西周羣羣對曰

當得其地不得其民若出偏軍必不利先主遂行諸
葛亮居守足食足兵也二十三年先主急書發兵
軍師亮以問從事犍為楊洪洪對曰漢中蜀之喉咽
存亡之機若無漢中則無蜀矣此家門之禍男子當
戰女子當運發兵何疑亮以法正從行白先主以洪
領蜀郡太守後遂即其初洪為犍為太守李嚴功曹去
郡數年已為蜀郡嚴故在職而蜀郡何祇為洪門下
書佐去郡數年已為廣漢太守洪故在官是以西土
咸服亮之能擾拔英秀也後洪祇俱會亮門下洪謂
祇曰君馬何駛祇對曰故吏馬不為駛明府馬不進
耳二十四年先主定漢中斬夏侯淵張郃率吏民

內徙先主遣將吳蘭雷同入武都皆沒乃舉群茂才
時州後部司馬張裕亦知占術坐漏言言先主得蜀
寅卯之間當失漢函年在庚子誅曹公為魏王王
西征聞法正策曰固知玄德不辨此又曰吾收奸雄
略盡獨不得正邪 羣下上先主為漢中王大司馬
以許靖為太傅法正為尚書令零陵賴恭為太常南
陽黃權為光祿勳王謀為少府武陵廖丘為侍中關
羽為前將軍張飛為右將軍馬超為左將軍皆假節
鉞又以黃忠為後將軍趙雲裨軍將軍其餘各進官
號軍師諸葛亮曰黃忠名望本非關張馬超之倫也
今張馬在近親見其功猶可喻指關遙聞之恐必不

悅先主曰吾自解之 時關羽自江陵圍曹仁於樊

城遣前部司馬犍為費詩拜假節羽怒曰大丈夫終

不與老兵同列不肯受拜詩謂曰昔蕭曹與高祖幼

舊陳韓亡命後至論其班爵韓最居末聞蕭曹以此

為怨今王以一時之功隆崇於漢升黃忠意之輕重寧

當與君侯齊乎王與君侯辭猶一體相福同之愚謂君

臣不互計官號之高下爵位之多少也羽即受拜

初羽聞馬超來降素非知故書與諸葛亮問其人才

亮知羽忌前卷曰孟起黠之徒一世之傑當與益

德並驅爭先猶不如驥之絕倫也羽省書忻悅以示

賓客羽美鬚鬚故亮稱云驥也 羽辭嘗中毒矢每

天陰疼痛醫言矢鋒有毒須破辭刮毒患乃可除羽
即伸辭使治時適會客辭血流離盪於盤噐而羽引
酒割矢言笑自若 魏王遣左將軍于禁督七軍三
萬人救樊漢水暴長皆為羽所獲又殺魏將龐德威
震華夏魏王議徙許都以避其銳而孫權襲江陵將
軍傅士仁南郡太守糜芳降吳羽久不拔城魏右將
軍徐晃救樊羽退還遂為孫權所殺吳盡取荊州以
劉璋為益州牧任种歸 是歲尚書令法正卒謚曰
翼侯以尚書劉巴為尚書令 二十五年春正月魏
武王薨嗣王丕即位改元延康蜀傳聞漢帝見害先
主乃發喪制服追謚曰孝愍皇帝所在立言眾瑞故

議郎陽泉亭侯劉豹青衣侯向舉偏將軍張裔黃權
司馬屬殷純別駕趙祚治中楊洪從事祭酒何宗議曹
從事杜瓊勸學從事張爽尹勲譙周等上河洛符驗
孔子所甄赤三日德昌九世會備合為帝際洛寶書
號命曰天度帝道備稱皇又言周辟父未亡時數言
西南有黃氣立數十丈而景雲祥風從璇玑下來應
之如圖書必有天子出方今大王應際而生與神合
契願速即洪業以寧海內先主未許冬魏王丕即皇
帝位改元黃初漢獻帝遜位為山陽公 章武元年
魏黃初二年也春太傅許靖安漢將軍糜竺軍師將
軍諸葛亮太常賴恭光祿勳黃權少府王謀等乃勸

先主紹漢絕統即帝號先主不許亮進曰昔吳漢耿
弇等勸世祖世祖辭讓耿純進曰天下英雄喁喁莫
有所望若不從議者士大夫各歸求主無從公也世
祖感之今曹氏篡漢天下無主大王紹世而起乃其
宜也士大夫隨大王久勤苦者亦欲望尺寸之功如
純言耳先主乃從之亮與博士許慈議郎孟光建立
禮儀擇令辰費詩上疏曰殿下以曹操父子逼主篡
位故乃羈旅萬里糾合士衆將以討賊今大敵未克
而先自立恐人心疑惑昔高祖與楚約先破秦者王
及屠咸陽獲子嬰猶推讓况今殿下未出門便欲自
立愚臣誠不為殿下取也朝廷左遷詩部永昌從事

夏四月丙午先主即帝位大赦改元章武以諸葛
亮為丞相假節錄尚書許靖為右司徒張飛車騎將
軍領司隸校尉進封西鄉侯馬超驃騎將軍領涼州
刺史封糜鄉侯北督臨沮偏將軍吳懿為關中都督進
魏延鎮北將軍李嚴輔漢將軍襄陽馬良為侍中楊
儀為尚書蜀郡何宗為鴻臚立宗廟祫祭高皇帝世
祖光武皇帝 五月辛巳立皇后吳氏吳懿妹劉璋
兄瑁妻也子禪為皇太子 六月立子永為魯王理
為梁王 先主將東征以復關羽之恥命張飛率巴
西萬兵將會江州飛帳下將張達范疆殺飛持其首
奔吳初飛羽勇冠三國俱稱萬人之敵羽善待小人

而驕士大夫飛凌敬君子而不卹小人是以皆敗先
主常戒之曰卿刑殺過差鞭撻健兒令在左右此取
禍之道飛不悟故敗先主聞飛營軍都督之有表也
曰噫飛死矣命丞相亮領司隸校尉 秋七月先主
東伐羣臣多諫不納廣漢秦宓上陳天時必無其利
先主怒繫之於理 孫權送書請和先主不聽吳將
陸議李異劉阿等軍至秭歸左右領軍南郡馮習陳
留吳班自建平攻破異等軍次秭歸武陵五谿蠻夷
遣使請兵 二年春正月先主軍秭歸吳班陳戒等
水軍屯夷陵夾江東西岸 二月將進黃權諫曰吳
人悍戰而水軍泝流進易退難臣請爲先驅以嘗寇

陛下互為後鎮先主不從以擁為鎮北將軍督江北軍
先主連營稍前軍於夷道獠亭遣侍中馬良經恨山
安慰五谿蠻夷 夏六月黃氣見自秭歸十餘里中
廣十餘丈後十數日與吳人戰先主敗績馮習及將
張南皆歿先主歎曰吾之敗天也委舟舫由步道還
魚復將軍義陽傅彤為後殿兵眾歿盡彤氣益烈吳
將喻令降彤罵曰吳狗何有漢將軍降者遂戰以從
事祭酒程畿獨沂江退眾曰後追以至空解舫輕行
畿曰吾在軍未習為敵之走况從天子乎亦見殺
黃權偏軍孤絕遂北降魏李異劉阿等踵躡先主屯
南山 先主改魚復曰永安丞相亮聞而歎曰法孝

直君在則能制主上使不東行歸復東行必不傾危
矣 八月司徒靖卒 是歲驃騎將軍馬超亦卒臨
沒工䟽曰臣宗門二百餘口為孟德所誅略盡惟從
弟岱當為微宗血食之係深託陛下岱官至平北將
軍拜彤子儉左右郎將 冬十月詔丞相亮營南北
郊於成都 孫權聞先主在白帝甚懼遣使請和先主
使太中大夫南陽宗瑋報命 十有一月先主寢疾
十有二月漢嘉太守黃元素亮所不善聞先主疾病
慮有後患舉郡拒守 三年春正月召丞相亮於成
都詔亮省疾于永安元燒臨邛城治中從事楊洪啓
太子遣將軍陳習鄭綽由青衣水伐元滅之 二月

亮至永安先主謂曰君才十倍曹不必能安國終定
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
對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先主
又為詔敕太子曰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亮與尚
書令李嚴立受寄託 夏四月先主殂于永安宮時
年六十三亮表後主曰大行皇帝邁仁樹德覆育無
疆昊天不弔今月二十四日奄忽升遐臣妾號咷如
喪考妣乃顧遺詔事惟太宗百僚發哀三日除服到
葬復服其郡國守相令長丞尉三日除服 五月梓
宮至成都謚曰昭烈皇帝 秋八月葬惠陵
譔曰漢末大亂雄傑並起若董卓呂布二袁韓馬張

楊劉表之徒蕪州連郡衆踰萬計叱咤之間皆自謂
漢祖可踵柏文易邁而魏武神武幹略戡屠盪盡于
時先主名微人鮮而能龍興鳳舉伯豫君徐假翼荆
楚翻飛梁益之地元胤漢祚而吳魏與之鼎峙非英
才命世孰克如之然必以曹氏替漢宜扶信順以明
至公還乎名號為義士所非及其寄以託孤於諸葛
亮而心神無貳陳子以為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軌
也



華陽國志卷第七

劉後主志

後主諱禪字公嗣先主太子甘夫人所生也龍位時
年十七 建興元年夏五月後主即位尊皇后吳氏
曰皇太后大赦改元於魏黃初四年吳黃武二年也
立皇后張氏車騎將軍張飛女也封丞相亮武鄉
侯中護軍李嚴假節加光祿勳封都鄉侯督永安事
中軍師衛尉魯國劉琰亦都鄉侯中護軍趙雲江州
都督費觀屯騎校尉丞相長史王連中部督襄陽尚
寵及魏延吳懿皆封都亭侯楊洪王謀等關內侯
南中諸彪竝叛亂亮以新遭大喪未便加兵遣尚書



南陽鄧芝固好於吳吳王孫權曰吾誠願與蜀和親
但主幼國小慮不自存芝對曰吳蜀二國之地吳有
三江之阻蜀有重險之固大王命世之英諸葛亮一
時之傑合此二長共為唇齒進可兼并天下退可鼎
足而峙大王如臣服於魏魏則上望大王入朝其次
求太子入侍若其不從則奉辭伐叛蜀必順流見可
而進如此江南之地非復大王之有也吳王大悅與
蜀和報使聘歲通芝後累往權曰若滅魏之後二主
分治不亦樂乎芝對曰滅魏之後大王未深識天命
者戰爭方始耳權曰君之誠懇乃至於此書與亮曰
丁侯左張陰化不實和合二國惟有鄧芝 二年丞

相亮開府領益州牧事無巨細咸決於亮亮乃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盡忠益時者雖讎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遊辭巧飾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廢事精練物究其本循名責實虛僞不齒終乎封域之內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勸戒明也 辟尚書郎蔣琬及廣漢李邵巴西馬勲 為掾南陽宗預為主簿秦宓為別駕犍為五梁為功曹梓潼杜微為主簿皆州後彦也而江夏費禕南郡董允郭攸之始為侍郎贊揚日月 吳遣中郎將張溫來聘報鄧芝也將返命百官餞焉惟宓未往亮累催之

溫問曰彼何人也亮曰益州學士者也及至溫問
曰君學乎荅曰五尺童子皆學何況小人溫曰天有
頭乎在何方也亮曰詩云乃眷西顧知其在西又曰
天有耳乎亮曰詩不云乎鶴鳴九皋聲聞于天若無
其耳何以聽之又曰天有足乎曰詩不曰乎天步艱
難之乎不猶若其無足何以步之又曰天有姓乎曰
姓劉何以知之曰其子姓劉又曰日生於東乎曰雖生
於東終沒於西荅問如響之應聲溫大敬服亮亦尋
遷右中郎將長水校尉大司農 三年春長水校尉
廖立坐謫訕朝廷改徙汶山立自荊州與龐統見知
而性傲侮後更冗散故致黜廢 三月亮南征四郡以

弘農太守楊儀為參軍從行步兵校尉襄陽尚朗為
長史統留府事 秋南中平軍資所出國以富饒

冬亮還至漢陽與魏降人李鴻相見說新城太守孟
達委仰於亮燕已亮方北圖欲招達為外援謂參軍
蔣琬從事費詩曰歸當有書與子度相聞對曰孟達
小子昔事振不忠後奉先帝背叛反覆之人何足與
書亮不荅詩數率意而言故凌達於世 十有二月

亮至群官皆道迎而亮命侍郎費諱參乘裨官小
羊幼衆士於是莫不易觀 四年永安都護李嚴還

督江州城巴郡大城以征西將軍汝南陳到督永安

封亭侯 是歲魏文帝崩明帝立 五年魏太和元

年也春丞相亮將北伐上疏曰今天下三分益州疲
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
志之士亡身於外者咸追先帝之遇欲報之陛下也
先帝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受命以來夙夜
憂嘆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以定兵甲以足
當帥將三軍北平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奸宄克復漢
室還乎舊都此臣所報先帝而忠於陛下願陛下託
臣以討賊興復不劫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陛
下亦宜自謀諮諏善道察納雅言不宜引喻失所以
塞忠諫之路也又曰親賢臣遠小人先漢所以興隆
近小人疎君子後漢所以傾覆侍中郭攸之費禕侍郎

董允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斟酌規益進盡忠言則其
任也宮省之事悉以諮之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
也 以尚書南陽陳震為中書令治中張裔為留府
長史與參軍蔣公琰知居府事 二月亮出屯漢中
營沔北陽平石馬以鎮北將軍魏延為司馬 六年
春丞相亮揚聲由斜谷道取郿使鎮東將軍趙雲中
監軍鄧芝據箕谷為疑軍魏大將軍曹真舉衆當之
亮身率大衆攻祁山賞罰肅而號令明天水南安安
定三郡叛魏應亮關中響震魏明帝西鎮長安命張
郃拒亮亮使參軍襄陽馬謖裨將軍巴西王平及張
沐李盛黃龔等在前違亮節度為郃所破平獨歛衆

為殿而雲芝亦不利亮拔將西縣千餘家還漢中戮
譖及沐盛以謝象奪龔兵貶雲秩長史向朗以不時
臧否免罷超遷平參軍進位討寇將軍封亭侯統軍
五年亮上疏曰臣以弱才叨竊非據親秉節旄以厲
三軍不能訓章明法臨事而懼至有街亭違令之闕
箕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臣授任無方春秋責帥職
臣是當請自貶三等以督厥咎於是亮為右將軍
行丞相事辟天水姜維為倉曹掾加奉義將軍封當
陽亭侯亮書與長史張裔參軍蔣琬稱維曰姜伯約
西州上士馬季常李永南不如也 冬亮復出散關圍
陳倉糧盡還魏將王雙追亮亮合戰斬雙 七年春

丞相亮遣護軍陳戒攻武都陰平魏雍州刺史郭淮
出將擊戒亮自至建威淮退遂平二郡 後主詔策
亮曰街亭之敗咎由馬謖而君引愆深自抑損重違
君意聽順所守前年耀師馘斬王雙今歲爰征郭淮
遁走降集氐羗興復二郡威震凶暴功勳赫然復君
丞相君其無辭 夏四月吳主孫權稱尊遣衛尉陳
震慶問吳與蜀約分天下 冬城漢樂 八年春丞
相亮以參軍楊儀為長史加綏遠將軍遷姜維護軍
征西將軍 秋魏大將軍司馬宣王由西城征西車
騎將軍張郃由子午大司馬曹真由斜谷三道將攻
漢中丞相亮軍城固表進江州都護李嚴驃騎將軍

將二萬人赴漢中嚴初求以五郡為巴州書先亮言
魏大臣陳群司馬懿竝開府亮乃加嚴中都護以嚴
子豐為江州都督大雨道絕真等還丞相亮以當先
北征因留嚴漢中署留府事嚴改名平 丞相司馬
魏延將軍吳懿西入羌中大破魏後將軍費權雍州
刺史郭淮于陽谿延遷前軍師鎮西將軍封南鄭侯
懿左將軍高陽鄉侯徙魯王永為甘陵王梁王理為
安平王皆以魯梁在吳分故也 九年春丞相亮復
出圍祁山始以木牛運參軍王平守南圍司馬宣王
拒亮張郃拒平亮慮糧運不繼改三策告都護李平曰
上計斷其後道中計與之持久下計還住黃土時宣

王等糧亦盡盛夏雨水平恐運漕不給書白亮父
振旅 夏六月亮承平指引退張郃至青封交戰為亮
所殺 秋八月亮還漢中平懼亮以運不辦見責欲
殺督運領岑述驚問亮何故來還又表後主言亮偽
退亮怒表廢平為民徙梓潼奪平子豐兵以為從事
中郎與長史蔣琬共知府事時費禕為司馬也
十年春丞相亮休士勸農車騎將軍劉琰與軍師魏
延不和還成都 秋旱亮練兵講武 十一年魏青龍
元年也丞相亮治斜谷閣運糧谷口 十二年春丞
相亮以流馬運從斜谷道出武功據五丈原與司馬
宣王對於渭南亮每患糧不繼使志不伸乃分兵屯

田為久住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百姓安堵
軍無私焉 秋八月亮疾病卒于軍時年五十四還
葬漢中定軍山塚足容棺斂以時服謚曰忠武侯鎮
西大將軍魏延與長史楊儀素不和亮既持延勇猛
又惜儀籌畫不能偏有所廢常恨恨之為作甘戚論
二子不感延常舉办擬儀涕淚交流惟護軍費禕和
解中間終亮之世盡其器用儀欲案亮成規將喪引
退使延斷後姜維次之延怒舉軍先歸南鄭各相表
反留府長史蔣琬侍中董允保楊儀疑延延逆欲擊
儀儀遣平北將軍馬岱討滅延延自以武幹常求將
數萬別行依韓信故事亮不許以亮為怯及儀將退

使費禕造延延曰公雖亡吾見在當率衆擊賊豈可
以一人三廢國家大事乎使禕報儀不可故欲討儀
儀率諸軍還成都大赦以吳懿為車騎將軍假節督
漢中事初亮密表後主以儀性狷狹若臣不幸可以
蔣琬代臣於是琬為尚書令總統國事以儀為中
軍師司馬費禕為後軍師征西姜維為右監軍輔漢
將軍鄧芝前軍師領兖州刺史張翼前領軍廷典軍
政 廖立汶山聞亮卒垂泣曰吾終於左袵矣李
平亦發病死初立平為亮所廢安奄沒齒常冀亮當
自補復策後人不能故感憤焉 十三年拜尚書令蔣
琬為大將軍領益州刺史以費禕為尚書令時新喪

元帥遠近危悚琬超登大位既無戚容又無喜色衆望漸服侍郎董允兼虎賁中郎將統宿衛兵軍師楊儀自以年官在琬前雖同為參軍長史已常征伐勤苦更處琬下 怨望謂費禕曰公亡際吾當舉衆降

魏處世寧當落度如此邪令人追悔不可及禕表其言廢徙漢嘉儀又上書激切遂行儀重辟 吳以亮之卒

也又增巴丘守萬人蜀亦益白帝軍右中郎宗預使吳吳主曰東之與西共為一家何以益白帝守預對曰東增巴丘之戍蜀益白帝之兵俱事勢互然不足以相問也 十四年夏四月後主西巡至湔山登坂觀

汶川之流武都氏王符健請降將軍張尉迎之過期不至

大將軍琬憂之牙門將巴西張嶷曰徒求附款至必
無返滯聞健弟攸不能同功各將車離是以稽耳健
弟果叛就魏健率四百家隨尉居廣都縣十五年
魏景初元年也夏六月皇后張氏薨謚曰敬哀

是歲車騎將軍吳懿卒以後典軍安漢將軍王平領
漢中太守代懿督漢中事懿從弟班漢大將軍何

進官屬吳匡之子也名常亞懿官至驃騎將軍持節
鄉侯時南郡輔匡光弼零陵劉邕南和官亦至鎮南
將軍潁川袁淋南郡高翔至大將軍淋征西將軍

延熙元年春正月立皇后張氏敬哀皇后妹也大赦
改元立子璿為太子瑤為安定王以典學從事巴西

譙周為太子家令梓潼李譔為僕射皆名儒也 冬十
二月大將軍出屯漢中 夏拜王平以前護軍署大將
軍府事尚書僕射李福為前監軍領大將軍司馬
延熙二年春三月進大將軍琬大司馬開府辟治中
從事掾為楊義為東曹掾義性簡琬與言時不應
荅羣吏以為楊琬曰夫人心不同各如其面而從後
言古人所戒義欲贊吾是耶則非本心欲反吾言也
則顯吾之非是以嘿然此義之快也 督農楊敏常
毀琬作事情憤憤誠非前人也或以白琬琬曰吾信不
如前人主者白乞問憤憤狀琬曰苟其不如則憤憤
矣復問何也後敏坐事下獄人以為必死琬心無適

莫是以上下輯睦歸仰於琬蜀猶稱治 輔漢將軍

姜維領大司馬是歲西征入羗中魏明帝崩齊王即

位 延熙三年魏正始元年也 安南將軍馬忠率越

雋太守張疑平越雋郡 四年冬十月尚書令費禕至

漢中與大司馬琬馬諮論事計歲盡還 五年春正月姜維

還屯涪縣大司馬琬以丞相亮數入秦川不克欲順

沔東下征三郡朝臣咸為不可安南將軍馬忠自建

寧還朝因至漢中宣詔旨于琬琬亦連疾動輒計遷

忠鎮南大將軍封彭鄉侯 六年大司馬琬上疏曰

臣既闇弱加嬰疾疾奉辭六年規方無成夙夜憂慘

今魏跨帶九州除之未易如東西犄角但當蠶食然

吳期二三連不克果輒與費禕馬忠議以爲涼州胡
塞之要互以姜維爲涼州刺史銜持河右今涪水陸
四通惟急是赴東北之便應之不艱 冬十月琬還
鎮涪以王平爲鎮北大將軍督漢中事姜維鎮西大
將軍涼州刺史 十有一月大赦遷尚書令費禕大
將軍錄尚書事就遷江州都督鄧芝車騎將軍 七
月閏月魏大將軍曹爽征西將軍夏侯玄征蜀王平
白與護軍零陵劉敏拒興勢圍以大司馬琬疾病假
大將軍禕節率軍自成都赴漢中旌旗啟路馬人擐
甲羽檄交馳嚴鼓將發光祿大夫義陽來敏求共圍
碁禕留意博奕色守自若敏曰聊試君耳君信可人

必能辦賊者也。比至爽，退命鎮南大將軍馬忠平尚書事。夏四月，安平王卒，子胤嗣。秋九月，禕薨。大司馬琬以病固讓州職于費禕，董允於是禕加大將軍領益州刺史，允加輔國將軍，守尚書令。允立朝正色處中，上則匡主，下則帥群。司于時，蜀人以諸葛亮孫費及允為四相。一號四英，宦人黃皓便僻佞慧，畏允不敢為非。後主常欲采擇，允曰：「妃后之數不可過十。」二允常與典軍義陽胡濟、大將軍禕共期遊宴，命駕將出，郎中襄陽董璉造允修敬，自以官卑少行求索。去，允曰：「本所以出者，欲與同好游談耳。君以自屈，方展闊積舍，此就彼非，所謂也。」命解驂止駕，允之下士。

接物皆此類也君子以為有周公之德 八年秋皇

太后吳氏薨謚曰穆 冬十有一月大將軍禕行軍

漢中 九年夏六月禕還成都 秋大赦司農孟光

衆責禕曰夫赦者偏枯之物非明世之所宜有也今

主上賢仁百寮稱職有何旦夕之急數施非常之恩

以惠奸宄之惡上犯天時下違人理豈具瞻之高美

所望於明德哉禕但願謝焉初丞相時有言公惜赦

者亮荅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吳漢不願

為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間每見啓告

治亂之道備曾不語赦也若景升季玉父子歲歲赦

有何益於治故亮時軍旅屢興赦不妄下也自亮歿

後茲制遂虧 蜀初闕三司之位以待天下賢人其
卿士皆勲德駢茂太常杜瓊學通行修衛尉陳震忠
惇篤粹孟光亮直著聞皆良幹也但光好指擿利病
大長秋南陽許慈普記闕

性光祿來敏

舉措不慎失勢事者指當世美名不及特進太常廣
漢鐔承光祿勲河東裴雋也其朝臣尚書巴西司學
義陽胡博僕射巴西姚佻侍中汝南陳祗並讚事業
以故丞相長史向朗為左將軍朗 自去長史優
游無事乃鳩合經籍開門誘士講論古義不豫世務
是以上自勢事下及童冠莫不宗敬焉 冬十有一

月大司馬琬卒謚曰恭侯中書令董允亦卒超遷蜀

郡太守南陽呂乂為尚書令進姜維為衛將軍與大將軍禕並錄尚書事維出隴西與魏將郭淮夏侯霸戰剋之十年涼州胡王白虎文治無戴等率衆降魏將軍維徙之繁縣汶山平康夷反維復討平之過見廖立意氣自若維還假節十一年鎮北將軍王平卒以中監軍胡濟為驃騎將軍假節領沓州刺史代平督漢中事平始出軍武不大知書性謇朗有思理與馬忠並垂事績平同郡勾扶亦果壯亞平官至右將軍封宕渠侯後張翼與襄陽廖化並為大將故時人為語曰前有何勾後有張廖平本養外家何氏後復姓夏五月大將軍禕出屯漢中十二年

魏嘉平元年也魏誅大將軍曹爽右將軍夏侯霸來
降泅子也拜車騎將軍 四月大赦 秋衛將軍維

出雍州不克將軍勾安李韶降魏 十三年衛將軍

維復出西平不克而還 十五年吳主孫權薨子亮

立來告赴之如古義也 立子琮為西河王 命大

將禕開府 尚書令呂乂卒以侍中陳祗守尚書令

加鎮軍將軍 十六年春正月朔魏降人郭脩因賀

會于亦殺大將軍費禕於壽謚曰敬侯禕當國名畧

與蔣琬比而任業相繼雖典于外慶賞刑威咸咨於

己承諸葛之成規因循不革故能和壹自禕歿後闡

宦并權衛將軍維自負才兼文武加練西方風俗謂

自隴以西可制而有禕常裁制至是無憚屢出師旅
功績不立政刑失錯矣 四月維將數萬攻南安魏
雍州刺史陳泰林之維糧盡還 十七年魏正元元
年也春衛將軍維督中外軍事大赦 夏六月維復
出隴西隴西狄道長李簡舉縣降維圍襄武魏大將
徐質拔之維拔狄道河間臨洮三縣民入蜀居于綿
竹及繁 是歲魏帝齊王廢高貴鄉公即祚 十八
年春衛將軍維復議出征征西大將軍張翼廷爭以
國小不宜黷武維不聽 夏率車騎將軍夏侯霸及
翼出狄道大破魏雍州刺史王經于洮西經衆以數
萬經退保狄道城翼曰可矣不宜進或毀此成功為

鮑畫足維必進魏征西將軍陳泰採狄道維退駐鍾
題 十九年魏甘露元年也 春進衛將軍姜維為
大將軍 秋八月維復出天水至上邽鎮西大將軍
胡濟失期不至大為魏將鄧艾所破以者衆士庶由
是怨維而隴以西亦無寧歲 冬維還謝過引負求
自貶削於是維為後將軍行大將軍 立子璿為
新平王大赦 二十年春大赦魏征東大將軍諸葛
誕以淮南叛連吳魏分關中兵東下後將軍姜維復
從駱谷出長城軍芒水與魏大將司馬望鄧艾相持
景耀元年姜維以誕破退還成都復拜大將軍 史
官言景星見大赦改元 宦人黃皓與尚書令陳祗

相表裏始豫政皓自黃門丞至今年為奉車都尉中
常侍 姜維雖班在祇右權任不如蜀人無不追思
董允者時兵車久駕百姓疲弊太中大夫譙周者著
仇國論言可為文王難為漢祖人莫察焉 征北大

將軍宗預自永安徵拜鎮南將軍領兗州刺史以襄陽
羅憲為鎮軍督永安事 吳大臣廢其主亮立孫休

來告難如同盟也 大將軍維議以為漢中錯守諸

圍適可禦敵不獲大利不若退據漢樂二城積穀堅

壁聽敵入平且重關鎮守以禦大敵攻關不克野無

散穀千里懸糧自然疲退此殄敵之術也於是督漢

中胡濟却守漢壽監軍王含守樂城護軍蔣舒守漢

城又於西安建威武衛石門武城建昌臨遠皆立圍
守二年夏六月立子諶為北地王恂為新興王虔
為上黨王以征西張翼為左車騎將軍領冀州刺
史廣武督廖化為右車騎將軍領并州刺史時南郡
閻宇為右衛大將軍秋八月丙子領中護軍陳祗
卒諡曰忠侯祗在朝上希主指下接閹宦後主甚善
為以僕射南鄉侯董厥為尚書令三年魏景初元
年也秋九月追諡故前將軍關羽曰壯繆侯車騎
將軍張飛曰桓侯驃騎將軍馬超曰威侯軍師龐統
曰靖侯後將軍黃忠曰剛侯是歲魏帝高貴鄉公
卒常道鄉公即帝位四年春三月追諡故鎮軍趙

雲曰順于侯 冬十月大赦拜丞相亮子武鄉侯瞻
中都護衛將軍遷董厥輔國大將軍與瞻輔政以待
中義陽樊建守尚書令自瞻厥用事黃皓秉權無能
正矯者惟建持不與皓和好往來而秘書令河南郤
正與皓比屋周旋皓從微至著既不憎正又不愛之
官不過六百石常免於憂患 五年春正月西河王
琮卒 大將軍維惡皓之咨擅啓後主欲救之後主
曰皓趨走小臣耳往者董允切齒吾常恨之君何足
介意維本羈旅自託而功初無稱見皓枝附葉連懼
於失言遜辭而出後主敕皓詣維陳謝維誘皓求省
中種麥以避內逼皓承白後主 秋維出侯和為魏將

鄧艾所破還駐沓中皓協比閻宇欲廢維樹宇故維懼不敢還 六年春魏相國晉文王命征南將軍鄧

艾鎮西將軍鍾會雍州刺史諸葛緒益州刺史師纂五道伐蜀大將軍姜維表後主求遣左右車騎張翼

廖化督諸軍分護陽安關口及陰平橋頭黃皓信巫鬼謂敵不來啟後主寢其事群臣不知 夏艾將入

沓中會將向駱谷蜀方聞之遣張翼董厥為陽安關外取廖化為維援繼大赦改元炎興比至陰平聞諸葛維向建威故待月餘維為鄧艾所摧還陰平 鍾

會圍樂城遣別將攻關分將蔣舒開門降督傅僉奮

戰而死 冬會以樂城不下徑長驅而前翼厥之至

漢壽也維化捨陰平還保劔閣拒會會不能剋糧運
懸遠議欲還而鄧艾由陰平景谷徧入後主又遣都
護諸葛瞻督諸軍拒艾至漢涪不進尚書郎黃崇權
子也勸瞻速行固險無令敵得入坪言至流涕瞻不
從前鋒已破艾徑至涪瞻退保綿竹艾書誘瞻曰若
降者必表封琅邪王瞻怒殺艾使戰于綿竹瞻軍敗
績瞻臨陣歿崇及羽林督李球尚書張遵皆歿沒
命瞻長子尚歎曰父子荷恩不早斬黃皓以致敗國
殄民用生何為乃驅馬赴魏軍而歿 百姓聞艾入
坪驚迸山野後主會群臣議欲南入七郡或欲奔吳
光祿大夫譙周勸降魏魏必裂土封後主後主從之

遣侍中張紹駙馬都尉鄧良賈璽綬奉牋詣艾降北地王諶恚憤殺妻子而後自殺 艾至成都後主舉

觀面縛銜璧迎之艾親釋其縛受其璧焚其櫬承制拜驃騎將軍使止其宮執黃皓將赦之受賂而赦之諸圍守皆奉後主敕令乃下姜維未知後主降謂且固城素與執政者不平欲使其知衛敵之難而後逞志乃迴由巴西出鄭五城會被後主手令乃投戈釋甲詣鍾會降于涪軍士莫不奮聲以刃斫石 明年春正會構艾檻車見徵會圖異計奇維雄勇還其節蓋本兵謂長史杜預曰姜伯約比中州名士夏侯太初諸葛公休不如也鄧艾亦謂蜀人曰姜維雄兒也

會維到出同車坐同席將至成都自稱益州牧以叛
恃維為爪牙欲遣維為前將軍伐中國維既失策又知
會意志廣教會誅北諸將諸將既死徐欲殺會盡坑
魏兵還後主密書通後主曰願陛下悲數日之辱臣
欲使社稷危而復安日月幽而復明魏太后崩會命
將發喪因欲追之諸將半入而南安太守胡烈等知
其謀燒成都東門以襲殺會及維張翼後主太子璿
等軍眾抄掠數日乃定 三月後主舉家東遷洛陽
丁亥封安樂縣公食邑萬戶賜絹萬匹奴婢百人他
物稱此兄弟子孫為郡都尉侯者五十餘人以譙周
全國濟民封城陽亭侯秘書令郤正舍妻子隨侍後

後主相導威儀封關內侯於是尚書令樊建殿中督
張通侍中張紹亦封侯劉氏凡得蜀五十年正稱尊
號四十二年

蜀郡太守王崇論後主曰昔世祖內資神武之大才
拔四屯之奇將猶勤而獲濟然乃外登天衢車不輟
駕坐不安席非泐明弘鑒則中興之業何容易哉後
主不常之君雖有一亮之經緯內無骨附之謀外無
爪牙之將焉可苞括天下也又曰鄧艾以疲兵二萬
溢出江由姜維舉十萬之師案道南歸艾為成禽禽
艾已訖復還拒會則蜀之存亡未可量也乃迴道之
已遠至五城使艾輕進徑及成都兵分家滅已自招

之然以鍾會之智略稱為子房姜維陷之莫至剋捷
籌策相應優劣惜執愚以為維徒能謀一會不慮窮
兵十萬難為制御美意播越矣

譟曰諸葛亮雖資英霸之能而主非中興之器欲以
區區之蜀假已廢之命北吞強魏抗衡上國不亦難
哉似宋襄求霸者乎然亮政修民理威武外振爰迄
璇禧遵修弗革攝乎大國之間以弱為強猶可自保
姜維才非亮匹志繼洪軌民嫌其勞家國亦喪矣

華陽國志卷第八

大同志



古者國無大小必有記事之史表成著敗以明懲勸
稽之前式州部宜然自劉氏祚替而金德當陽天下文
明不及曩世逮以多故族祖武平府君漢嘉杜府君
竝作蜀後志書其大同及其喪亂然逮在李氏未相
條貫又其始末 有不詳第璩往在蜀梯沐艱難備
諸諸故事更叙次顯挺年号上以彰明德下以治違
亂廢失萬分有益國史之廣識焉 魏咸熙元年蜀
破之明年也以東郡表邵為益州刺史隴西太守安
平牽弘為蜀郡金成太守天水楊欣為犍為太守

後主既東遷內移蜀之大臣宗預廖化及諸葛顛等
并三萬家於東及關中復二十年田租董厥樊建
珪為相國參軍冬分州置梁州遣厥建蕙散騎常侍
使蜀慰勞晉泰始元年春刺史邵以治城將被
徵故蜀侍郎蜀郡常忌詣相國府陳邵撫卹有方遠
國初附當以漸導化不亟改易州將失遐外心相國
聽留辟忌為舍人冬十月晉武帝踐祚二年春
武帝弘納梁益引援方彥用故黃金督蜀郡柳隱為
西河巴郡文立為濟陰太守常忌河內縣令四年
故中軍士王富有罪逃匿密結亡命刑徒得數百人
自稱諸葛都護起臨邛轉侵江原江原方畧吏李高

問術縛富送州刺史童策斬之初諸葛瞻與鄧艾戰於綿竹也時身失喪或言生走深逃親兵言富貌似瞻故富假之也 五年散騎常侍文立表復假故蜀大臣名勲後五百家不預廝劇皆依故官号為降

六年分益州南中建寧雲南永昌興古四郡為寧州七年汶山守兵呂臣等殺其督將以叛族滅之初蜀以汶山西五郡北逼陰平武都故於險要置守自汶江龍鶴冉駝白馬斥用五圍皆置修屯牙門晉初以禦夷徼因仍其守 八年三蜀地生毛如白毫三夕

長七八寸生數里 十年汶山白馬胡寇縱掠諸種

夏刺史皇甫晏表出討之別駕從事王紹等固諫不

從典學從事蜀郡何祿諫曰昔周宣王六月北伐者
獫狁孔熾憂及諸夏故也今胡夷相殘我虜之常未
為大患而盛夏出軍水潦將降必有疾疫宜須秋冬
圖之未晚晏不聽遂西行軍城北入虜入營中軍占
以為不祥晏不悟胡康水子燒香言軍出必敗以為
沮衆斬之 夏五月軍至都安屯觀坂上祿復諫曰
今所安營地名觀坂自上觀下反上之象徵不吉昔
漢祖悟柏人以免難岑彭惡彭亡而不去遂陷於桐
丘移營他所晏不納其言夜所將中州兵蔡雄宣班
張儀等以汶山道險心畏胡之強晏懷諫于時衆庶
所怨遂引牙門張弘督張衡等反殺晏衆夜亂不知

所為惟兵曹從事犍為楊倉彎弓力戰射百餘發且
詈雄衆擊之盡見殺從事廣漢王紹亦赴之歿初晏
未出蜀中相傳告曰井中有人學士靳普言客入東
東井益州之分野憂刺史戒客人耳又有猛風是逆
風其日觀卦用事若軍西行護觀坂門人向天井益
可慮也故旅勲諫云卒如其言弘等遂誣表晏欲率
已共反故殺之求以免罪其衆抄掠百姓廣漢主簿
李毅白太守弘農王濬宜急救益州禍亂保晏無惡
必為弘等所枉害濬從之而晏主簿蜀郡何攀以母
喪在家聞亂釋衰經詣洛訴晏忠孝而弘等惡逆事
得分明詔書因以濬為益州刺史加輕車將軍濬斬

弘等益州平 咸寧三年春刺史瘡誅犍為民陳瑞
瑞初以鬼道惑民一道始用酒一罌魚一頭不奉他神貴
鮮潔其外喪產乳者不得有本至道治其為師者曰祭酒
父母妻子之喪不得撫殯入弔及問乳病者轉奢靡
作朱衣素帶朱幘進賢冠瑞自稱天師徒象以千數
百濟聞以為不孝誅瑞及祭酒袁旌等焚其傳舍益
州民有奉瑞道者見官二千石長吏巴郡太守犍為
唐定等皆免官除名 蜀中山川神祠皆種松柏濟
以為非禮皆廢壞燒除取其柏松為舟船惟不毀禹
王祠及漢武帝祠又禁作巫祀於是俗無淫祀之俗
教化大行有木連理嘉禾黃龍黃龍甘露之祥 三

為伐吳計別
駕何攀以為
佃兵但五六百人
無所耕宜召
諸休兵借諸
武吏并萬餘
人造作歲終
可成潛徒之
攀又建議裁
船入山動數百
里艱難蜀民
冢墓多種松
柏里什四市取
入山者少清令
攀典舟船器仗

月被詔罷屯田兵大作舟船

冬十月遣攀使詣

洛表可征伐狀因使至襄陽與征南將軍羊祜荊州

刺史宋遯論進取計 四年春漢中都吏龔祚等謀

殺太守姜宗以叛宗覺堅守祚等燒南鄭市及平民

屋族誅 刺史濬當當遷大司農至漢壽重遣參軍

李毅詣洛與何攀泣表求伐吳 五年詔書拜濬龍

驤將軍假節監梁益二州軍事除何攀郎中參軍事

以典軍從事張任趙明李高徐北為牙門姚顯郤堅

為督 冬當大舉秋攀使在洛安東將軍王渾表孫

皓欲北侵請兵朝議征却須 六年攀因表可因今

取之策皓必不自送帝乃許焉 冬十有二月濬因

自成都帥水陸軍及梁州三水胡七萬人伐吳臨發
斬牛門將李延所愛待將也以爭騎斬衆莫不肅至
江州詔書進濟平東將軍都督二州巴東監軍唐彬
及平南軍皆受指授別遣參軍李毅將軍由涪陵入
取武陵會巴陵 太康元年春三月吳平攀毅以下
功封各有差以淮南胡羆為益州刺史濟遷輔國將
軍 初濟將征問靳浦普今行何如普對曰客星伏
南斗中而太白歲星在西方占曰東方之國破必如
志矣普學術不貧榮貴存於布衣 三年更以益果
州為輕車刺史乘傳奏事以蜀多羗夷置西夷府以
平吳軍司張牧為校尉持節統兵州別立治西夷治

蜀各置長史司馬 五年罷寧州諸郡還益州置南

夷校尉持節如西夷皆舉秀才廉良 八年武帝子

成都王穎受封以蜀郡廣漢犍為汝山十萬戶為王

國易蜀郡太守号為成都內史 元康六年復以梁

益州為重州遷益州刺史栗弋為梁州加材官將軍

楊烈將軍趙廞為益州刺史加折衝將軍 關中氏

及馬蘭羗反寇天水略陽扶風始平武都陰平發梁

州及東羗鎮西討之不克益州遣牙門馬玄尹方棟

援之以庶車運成都米給軍糧 八年廞至州維崇簡

約而性實奢泰略陽天水六郡民李特及弟庠閻式

趙肅何巨李遠等及氏僂青叟數萬家以郡土連羊

軍荒就穀入漢川詔書不聽入蜀益州敕關禁之而
戶曹李苾開開放入蜀布散梁州及三蜀界汶山興
樂縣黃石北地盧水胡成豚堅安角成明石等與廣
柔平康文降劉紫利羗有讎遂與韓嗣羗郅逢等數
千騎劫縣令求取討紫利太守楊邠捷殺豚堅而降
其餘類餘類遂叛殺長吏 冬西夷校尉西平麴炳
表出軍遣牙門將孫眺為督護萬人征之戰于常安
大為胡所破 九年炳以敗軍徵還晉 夏用江夏
太守陳摠為代胡退散 永康元年詔徵刺史趙廞
為大長秋遷成都內史中山耿滕為益州刺史折衝
將軍因廞所服佩初廞以晉政衰而趙星黃占曰星

黃者王陰懷異計蜀土四塞可以自安乃傾倉賑施
流民以收衆心以李特弟庠衛六郡人勇壯厚恤遇
之流民恃此專為劫盜蜀民患之滕數密表洸民剛彥
而蜀人懦弱客主不能相饒宜移還其本土不者與
東三郡隘地觀其情態漸不可長將移秦雍之襁於
梁益矣又言倉庫虛竭無以應鋒鏑之急必益聖朝
西顧之憂由是廠惡滕州被詔書已遣文武士千餘
人迎滕滕以廠未出州故在郡廠募庠黨羅安王利
等劫滕大敗於廣漢宣化亭殺傳詔者滕議欲入州
城功曹陳恂諫曰今州郡竝治兵怨違日深入城必
有大禍不如安住少城檄諸縣合村保以備秦氏陳

西夷行至且觀其變不爾可退佳犍為西渡江原以
防非常滕不從 冬十有二月滕入城登西門廩遣
親近代茂取滕茂告之而去 廩又遣兵討滕滕軍
敗績自投少城上吏左雄負滕子竒依民宋寧藏廩
贖千金寧不出廩敗得免郡吏皆竄走惟陳恂而縛
詣廩請滕死喪廩義而不殺也恂與戶曹掾常敞共
備棺冢葬之 廩又遣軍逐陳恂恂至江陽聞廩有
異志主簿趙模進曰今州郡不協必生大變惟當速
行府是兵要助順討逆莫有動者也恂更緣道逢留
至南安魚涪津以與廩軍遇白梃散財貨募士卒拒
戰若克州軍則州可得不克順流而退必無害也恂

不能更曰趙孟州忿耿侯故殺之與吾無嫌何為如此模
曰今州起事必當立威雖不戰無益也言至垂泮摠
不聽衆弛摠逃草中模衣摠服格戰厥兵殺模見非
摠乃搜求摠殺之厥自稱大將軍孟州牧以武陽令
蜀郡杜濟別駕張粲巴西張龜西夷司馬龔厓江原
令捷為費遠等為左右長史司馬參軍 徙捷為太
守李庠為威寇將軍召臨邛令涪陵許弇為牛門將
召諸王官莫敢不往又以廣漢太守張微汶山太守
楊邠成都令費立為軍祭酒時庠與兄弟流驤妹婿
李含天水任回上官晶扶風李攀始平費他氏符成
隗伯董騰等四千騎在北門厥使庠斷北道庠素東

羗良將曉軍陣不用麾志舉矛為行伍庠勸稱大号
漢庠部下放攪廡等忌之遂於會所斬庠及其兄子
弘等十餘人慮特等為變又命為督將安慰其軍還
特庠喪其夜特流徹衆散歸綿竹廡遣故陰平令張
衡升遷費怒就綏納皆為特所殺 許弇求為巴東
監軍杜湫張粲逆不許弇怒於州閣下手刃殺湫粲
即亦殺弇二子廡腹心也 永寧元年春正月廡遣
萬餘人衝北道次綿竹以長史費遠為繼前軍宿石
亭特等相合得七百餘人夜襲之因放大殺廡軍畧
盡進成都城中忸懼中郎常美與費遠李苾張徵等
夜斬關委廡走文武散盡廡獨與妻子乘小船順水

至廣都為下人朱竺所殺哀疑廡字和封本巴西安
漢人也祖世隨張魯內移家趙趙王倫器之歷長安
令天門武陵太守來臨州長子昂在洛亦見誅特
流至成都殺西夷護軍姜葵及龔巨相都令袁洽因
大抄掠遣牙門王角李基詣洛表狀初梁州刺史羅
尚聞廡反表廡非雄才又蜀人不願為亂必無同者事
終無成敗亡可計日而俟惠帝因拜尚平西將軍假節
領護西夷校尉益州刺史給衛節兵一千梁州兵二
千又配尚書都尉義部千五百人合四千五百人遷
梓潼太守樂陵徐儉為蜀郡太守揚烈將軍隴西辛
舞為廣漢太守 羅尚又表請牙門將王敦兵七千

餘人入蜀特等聞尚來甚懼使弟驥奉迎持原進寶
物尚以驥為騎督特流奉牛酒勞尚於綿竹王躬說
尚曰特等隴上塞盜劫賊互軍無後患也會所殺之
辛舟本趙王倫所用非資次召當還欲討厥以自新
亦言之尚不納冉又謂特曰故人相逢不吉當凶特
自猜懼 三月尚至州治汶山羗反於都安之天棧
山遣王敦討之殺數千人大沒女弱為生口敦單馬
馳為羗所殺 御史馮該張昌攝秦雍州從事督郵
移還流民從者萬餘家而特兄輔素留鄉里託言迎
家既至蜀因謂特曰中國亂不足還遣天水閻式累
詣尚求弛領權停至秋玆進貨賂於尚該許之及秋

又求至冬辛舟李莖以為不可必欲移之式為別駕
杜弼說逼移利害弼亦欲寬徙民一年辛舟李莖以為
不可尚從之弼致秀才版出還家知計謀不行故也
時有白虹頭在井里尾在東山拖大城上治中從事
巴西馬休問閻式曰此何祥也式曰占言下有萬屨
氣甚迫於城非佳應 天孽可違乎平西若能寬徙
民災自消矣舟莖又白尚流民前廡亂際多所枉歿
臣因移設關以奪取 秋七月尚移書梓潼所在扼
關 八月關皆城閻式曰無寇而城讎必保之蜀將
亂矣 九月遣軍軍綿竹楊言種麥實備越逸舟又
購特流首百匹特驪悉更其購云能送六郡大姓聞

趙任楊李上官及氏俊梁竇苻隗董費等首百匹
流民本無還意大驚駭趣特 冬十月特流乃保赤
祖為二營特稱鎮北益州流鎮東皆大將軍兄輔驃
騎弟驤驍騎特長子蕩鎮軍少子雄前軍李合西夷
校尉合子國離及任回上官晶李攀費他皆將軍以
天水任臧上官惇楊褒楊發楊珪王達麴歆陰平李
遠武都李博略陽夕斌等參佐而閻式何巨趙肅亦
為賓從其餘皆有官号辛并遣護軍曾元攻之為特
所殺尚遣督護田佐牙門劉竝助并復敗進圍廣漢
尚復遣犍為太守李苾長史費遠助并不能克并託
罪於綿竹令南郡岐苞斬之而潰圍走德陽特等得

廣漢詐爲表奏稱引梁統推舉竇融故事以自貴大
尚書檄告喻閻式式荅曰辛冉傾巧杜景狂發曾元
小豎田佐血氣不治李紉平才經廊廟無將帥之氣
討羸乏羗謂可長爾式前爲節下及杜景文論留徙
之亓人懷桑梓孰不願之但徃初至隨穀庸債一室
五分復值雨潦乞須冬熟而不見聽必窮蹙抵虎但
恐繩之大過送民不肯延頸受刃其憂在後即聽式
言寬使治嚴不過去九月盡集十月生進道令達鄉
里何有如此也雅聽未察卹彼過言今辛冉奴亡叔
平長遞支分勢解事漸及已所謂不寤曲突遠薪而
有焦爛之客也尚率其民盡渡郟水以南尚阻長圍

自郡安至犍為七百里押特等保廣漢 太安元年春
尚平門夏斥攻李特於立石失利征西遣督護博
西征討特博次梓潼晉復拜前廣漢太守張微廣漢
太守據德陽 尚遣督護巴西張龜督四十牙門軍
繁城博方遣參軍蒙紹誘特降尚貽博書曰昔年得
李流賤降心款款由時威帖得還為寇聞特委誠於
下吏而流驤七八千人來寇日至新山之態詭譎不
測不可不重以持之也博不從故為特所破於陽沔
梓潼太守張演委倉庫走巴西巴西郡丞毛植五官
襄班舉郡降特 衙博才兼文武征西大將軍河間
王深器之初為陰平太守為從事巴郡毛扶所免怨

梁州人及西征征西許雄以陽沔之沒寇尚未至聞
鶴鳴便退博欲委罪梁州託以自不供給梁州治牛
表之博以是得罪晉乃更用許雄為梁州刺史 八
月特破德陽流次成都北上李驥在毗橋尚遣將張
興僞降於驥覘士衆還以告尚尚遣凌兵襲驥破之
流驥并士衆攻尚軍軍失利喪其器甲 梁州刺史許
雄數遣軍討特特備嶮不得進征西乃遣監軍劉沈
將西征以中國有事不果而南夷校尉李毅遣凌兵
助尚軍數挫特勢日盛 二年春正月朔特攻尚水
上軍特從盩厔底渡黨徒從赤水渡入郫及水西南緣
江守軍皆散走太守徐儉逼降尚保大城特營少城

而流軍江西之檢上蜀民先已結村保特分人就主
之雄書諫特收質任無得分散猛銳流亦諫之特怒
曰大事以定但當安民何緣疑動而劫害不止尚從
事蜀郡任叡說尚曰侵暴百姓又分人衆散在諸村
怠沓無備殆天亡特之秋也可告諸村密剋戰日內
外擊之破特必矣尚從之從維出叡使宣告諸村
期二月十日同時討特手書隱語曰在彼楊水叡先
詣特降完觀虛實特問城中叡曰米穀已欲盡但有
貨帛耳因求省家特與啓信諸村悉從叡叡還報尚
如期出軍討特諸村亦起大殺特衆破退追及於繁
之官桑斬特及兄輔遠等李流歛餘衆還赤祖尚乘

勝但施遊軍征盭傳特首洛陽焚其廩 李雄以李

離為梓潼太守衆還赤祖推流為大將軍大都督而

荊州刺史宋岱水軍三萬取尚次墊江前鋒建平太

守孫阜破特德陽守將 碩太守任臧徑至涪 三

月尚遣督護張龜何冲左汜等軍繁城而綿竹降涪

陵民藥紳杜阿應尚尚又遣督護常深軍毗橋為流

驥禦蕩雄攻紳深破驥殺李攀弟恭復為主左汜黃

閭逼攻特北營營中氐羗因苻成隗伯石定叛應汜

閭攻蕩雄蕩毋羅掾甲略陳伯手毋羅傷目壯氣益

烈又時成伯戰於內汜閭攻其外自晨至日中營垂

欲破會流破深蕩雄破紳還通與汜閭會大破之成

伯將其黨突出詣尚蕩策馬追退軍為凌長矛所楇
歿羅雄秘不發表以安衆心流以特蕩歿而岱阜竝
至恐懼李含勸流降流從之雄與驥諫之不納遣子
世及含子胡質於阜 李離聞父舅將降自梓潼還
欲諫不及雄與離謀襲阜曰若功成事濟當為人主
要三年一更雄曰與君計雖定老子不從若何離曰
當制之若不可便行大事雖君社勢不得已老父在
君夫復何言雄乃說六郡人士激以尚之自侵懼以
共殘蜀民之禍陳阜可富貴之秋得以破阜阜軍歿
者甚衆而岱病亡荆州軍退轉攻尚流漸其短軍事
任雄雄數破尚軍保大城 夏四月尚殺隱士劉敞

敬乃故州牧劉璋曾孫也隱居白鹿山高尚皓首未嘗屈志亦不預世事尚信妖言殺之殺之日雷震人大雨城中出水五月李流降于孫臯遣子爲質不可乃舉兵與李離襲臯軍敗績宋岱病卒墊江州軍退雄逼攻尚尚保大城中六月雄從帛羊額渡攻殺汶山太守陳圖據郫城秋七月朔雄入郫城流盡移營據之三蜀民流迸南入東下野無烟火鹵掠無處亦尋餓餓唯涪陵民千餘家在江西依青城山處士范賢自守平西參軍涪陵徐興求爲汶山太守撫帥江西民與官犄角討雄尚不許興怨之求使江西因叛降雄以爲安西將軍給其軍糧雄得以振九

月流病歿。雄復稱大將軍都督州牧。尚數攻郿。雄使武都朴泰譙尚曰：「李驤與雄以飢餓孤危，日鬪爭相。答驤欲將民江西，食穀若潛軍來我，為內應可得也。」尚以謂然。大與金寶泰曰：「今事故未立，効後取不晚也。」求遣人自隨。覘伺尚從之。泰要發，大遣隗伯諸軍攻郿。驤使道設伏，以長梯上。伯軍伯軍見火起，皆爭緣梯。雄因放兵擊之，大破。尚軍雄徑追退，夜至城下。稱萬歲曰：「以得郿城矣。」入少城。尚乃覺，保大城。驤別攻捷為斷。尚運道獲太守武陵龔恢，恢往為天水西縣令。任回為吏，回問曰：「識故吏不？」恢曰：「識汝耳。」郡吏星散。惟功曹楊渙侍衛，回謂曰：「卿義人也，吾力恐不能拔。」

龔君不能免卿也。宜早去。渙曰：背主求生，何如？守義而外，遂并見殺。以李溥為犍為太守，雄生獲伯知其傷，死創也。伯女為梁雙妻，為已用，故不殺。閏十月，尚糧運不繼，而被攻急，夜退。由牛鞞水東下，留牙門張羅持城。終夜，比雄覺去，以遠倉卒失節。鉞羅持從後得之，并獲資。應雄得成都。梁州刺史許雄以討賊不進，檻車徵詣。詔徵堆護軍與漢國太守杜孟治都戰。帥趙汶、荊州太守梓潼疑闕守漢中。元興元年春正月，尚至江陽。軍司辛寶詣表狀，詔書權統巴東、巴郡、涪陵三郡，供其軍賦。冬，尚移屯巴郡。遣軍掠蜀中，斬雄從祖舟，獲驥妻，答子壽兄弟。十二

月雄太尉李離伐漢中殺戰帥趙汝 永嘉元年春
尚施置關戍至漢安隸道 時益州民流移在荆湘
州及越雋牂柯尚書置郡縣就民所在又施諸村參
軍 三月關中流民鄧定旬氏等掠漢中冬辰勢以
叛巴西太守張燕帥牙門武肇漢國郡丞宣定遣兵
圍之氏求採於李雄 夏五月雄遣李離李雲李璜李
鳳入漢中救定杜益治聞離至命燕釋圍保州城初
燕攻定定衆飢餓僞降送金一器與燕燕納之居七
日氏至定還冬辰勢燕進圍之不聽孟治言離至先
攻肇營營破次攻定又破之燕懼戰將百騎走離等
大破州軍牙門蔡松退造孟治曰州軍以破賊衆不

可待也孟治怖護軍欲城守謂孟治曰賊來雖衆客
氣之常李區區有東南之逼必不令宿兵於外不過
迎拔定氏耳孟治曰不然雄冒稱帝王縱橫天下以
遣重衆必取漢中雖有牢城士民破膽不可與待寇
也乃開門退走護軍北還孟治入大桑谷民數千家
車數千兩一夜行才數十里而梓潼荆子疑字以與孟
治有隙合子弟追之及於谷口孟治棄子走荆子獲
之及吏民千餘家惟漢國功曹毋建荷擔仗曰吾雖
不肖一國大夫國亡不能存終不屬賊也餓死谷中
積十餘日離等引還漢中民旬方白落率吏民還
守南鄭二年詔書錄尚討特功加散騎常侍都督

二州進爵夷陵侯長子字以佩奉車都尉拜次子延壽騎都尉 梁州以雄所破壞晉更以皇甫商為梁州商不能之官更用順陽內史江夏張光為刺史治新城 漢中民逼李鳳冠掠東走荆沔 三年冬天水旬琦張金苟畧陽羅柔殺雄太尉李贛降尚雄太傅驥李雲李璜攻柔為所破殺雲璜雄從弟也為司空十有二月琦等 送離母子於尚尚斬之分其室

四年天水文石殺雄太宰李國以巴西降尚梓潼巴西還屬 初巴西譙登詣鎮南請兵鎮南無兵表為揚烈將軍梓潼內史義募三巴蜀漢民為兵克復州郡先征宕渠殺雄巴西太守馬脫還任涪折衝將軍張羅進

據犍為之合水巴蜀為語曰譙登治涪城文石在巴西
張羅守合水巴氏郡得前 秋七月尚薨于巴南尚

字敬之一名仲字敬真襄陽人也歷尚書丞郎武陵

汝南太守徙梁州臨州 詔書除長沙太守下邳皮

素秦混為益州刺史兼西夷校尉楊烈將軍領義募

人及平西將軍當進治三關時李驥急攻譙登素次

巴東敕平西將軍張順楊顯林登尚子字恚恨加登

糧運不給素至涪欲治執事執事懷懼 冬十有二

月素至巴郡降人天水趙攀閻蘭等夜殺素素字秦

混下邳人也建平都尉暴重殺字及攀巴郡亂不果

林登三府官屬上巴東監軍冠軍將軍南陽韓松為

刺史校尉治巴東 五年春正月李驥破涪城獲登
巴西梓潼復為雄有 荆襄有亂氏苻成隗文作亂
亓都西上巴東雄衆攻麴道走犍為太守魏紀救江
陽太守姚襲 二月氏隗文等反於巴東暴重討之未
下重殺太守韓松松字公治南陽人隗文司徒暨孫
也自領三府事 三月三府文武與巴東太守吏共
囚重及妻子於亓都殺之共表巴郡太守張羅字景
治行三府事羅治枳自討隗文於宮圻破降之旬月
復叛劫巴郡太守黃龕託以為主龕窮急自殺主簿
楊預諫曰文之宿惡江川所知拘劫明府誰不危心
虛假之名孰當信之可使張將軍知其丹誠何遽如

此龕曰賊已道斷何緣得令景治知之預乃作龕書遣弟逃氏詣羅羅曰子宣宣誠吾自明之耳隗文聞怒囚龕執預問遣信狀龕曰不遣也文乃考預一日夜預不言文欲殺龕預死杖下文義之赦龕羅遣軍討之破還羅自討之敗績身死羅字景治河南梁人也巴中無復餘種矣文驅畧吏民西上降雄將任回獲犍為太守魏紀三府文武共表平西司馬王異行三府事又領巴郡太守梁州刺史張光復治漢中六年龍驤將軍江陽太守犍為張啓與廣漢羅琦共殺異異字彥明蜀人也啓復行三府事羅琦行巴郡太守啓病亡啓字進明犍為人蜀車騎將軍張翼孫

也三府文武復共表涪陵太守義陽向沈行西夷校尉吏民南入涪陵 建興元年春沈卒涪陵多疫癘蜀郡太守江陽程融少都太守犍為楊芬西夷司馬巴郡常歆都安令蜀郡常倉弘等共推汶山太守涪陵蘭維為西夷校尉 時中原既亂江東有事求援無所顧望融等共率吏民北出枳欲下巴東遂為雄將李恭費黑所破獲 五月梁州刺史張光討王如黨涪陵李運巴西王建於蛇盤便作山疑其欲叛也運建走保 拘山光遣軍攻破殺之建女聳楊虎保黃金山以叛討之虎夜棄營還趣厄水去州城四十里住光遣其子孟萇討之迭有勝負光求助於武都氏

王楊茂按虎亦求林於茂按初茂按子難敵遣養子
適賈梁州私買良人子一人光怒鞭殺之難敵以是
怨光曰使君初來大荒之後兵民之命仰我氏活氏
有小罪不能貫也陰謀討光會光虎求林 秋八月
茂搜遣難敵將騎入漢中外言助光內實應虎至州
城下光以牛酒饗勞遣與孟萇共討虎孟萇自處前
難敵繼後與虎戰久難敵從後擊孟萇大破生禽孟
萇殺之 九月光恚外州人共推始平太守胡子序
領州 冬十月虎與氏急攻州城子序不能守棄城
退走氏虎得州城發光塚焚其處喪難敵得光鼓吹
妓樂自号刺史虎領吏民入蜀漢中民張咸等討難

敵難敵退還咸復入蜀於是三州沒為雄矣 蜀自
太康至于太安頻在異成都北鄉有人嘗見女子僻
入草中往視物如人有身形頭目口無手足能動搖
不能言廣漢有馬生角長大各半寸又有驢無皮毛
祖肉飲食數日死繁什邛郫江原生草高七八尺莖
葉赤子青如牛角內史耿滕以為朱草表美於成都
王元康三年正月中欵一夜有火先地仍震童謠曰
郫城豎盍底穿郫中細子李特細又曰江橋頭關下
市成都北門十八字及尚在巴郫也又曰巴郫葛當
下美巴郫皮素之西上也又曰有客有客來侵門陌
其氣欲索武平府君云譙周言巴沒三十年後當有

異人入蜀蜀由之亡蜀亡之歲去周三十三年又曰
宋岱不弑則孫臏不交市三旬之間流雄之首懸於
轅門愚以為宋岱方進臏見得質及更推敗設岱生
在無所保據矣杜弢自湘中與柳監軍書曰前諸人
不能寬李特一年又不以徐士權為汶山太守而屯
故如此謂失之毫釐差以萬里斯言有似然必以不
村漸為恨者流民初西當承詔書閉關不入其次易
代趙廩遜空內遣平西綿竹之會聽王敦之計女可
以寧毫釐之覺非彼之謂也

譔曰先王規方萬國必兼親尊賢能而任宗盟者蓋
內藩王室外禦叛侮故元牧有連率之職奉貢無失

職之總矣及漢氏部州必卿佐之才郡守皆台鼎之
望是以王尊王褒著名前世第五倫蔡茂徑登三司
斯作遠之准格不凌之令範也自大同後能言之士
無不以西土張曠為憂求王皇宗樹賢建德于時莫
察視險若夷缺垣不防任非其器啓戎長寇遂覆三
州詩所謂四國無正不用其良也



華陽國志卷第九

李特雄壽勢志



李特字玄休略陽臨渭人也祖世本巴西宕渠賈民
 種黨勁勇俗好鬼巫漢末張魯居漢中以鬼道教百
 姓賈人敬信值天下大亂自巴西之宕渠移入漢中
 魏武定漢中曾祖父虎與杜朴胡約楊車李黑等移
 于略陽北土復号曰巴人 特父慕為東羌獵將特
 兄弟五人長兄輔字玄政次特特弟庠字玄序庠弟
 流字玄通流弟驤字玄龍皆銳騁有武幹特長子蕩
 字仲平好學有容觀少子雄字仲雋初特妻羅氏夢
 雙虹自門昇天一虹中斷羅曰吾二兒君有先君者

必大貴。雄少時，平舟相當貴。有劉化者，道術士也。言關隴民皆當南移。李氏子中，惟仲雋天姿奇異，終為人主。鄉里人多善之。與叔父庠，竝以烈氣聞。人多歸之。旣克成都，衆皆飢餓，驥乃將氏入郫。王城食藪，茅雄遣信奉迎。范賢欲推戴之，賢不許。更勸雄自立。永興元年冬十月，楊讓楊共勸雄稱王。雄遂稱成都王，追尊曾祖庸曰巴郡公，祖父慕隴西王，父特景王。母曰太后，追謚世父輔，齊烈王，仲父庠，梁武王，仲父流，秦文王，兄蕩，廣漢壯文公，以叔父驥為太傅，庶兄始為太保，外兄李國為太宰，國弟離為太尉，從弟雲為司徒，璜為司空，閻式為尚書令，襄為僕射，發為侍中。

珪為尚書洪為益州刺史徐興鎮南王達軍師具置
百官下赦達元太武迎范贗為丞相從弟置流子也
以不陪列誅之賢既至尊為天地太師封西山侯復
其部曲軍征不預租稅皆入贗家賢名長生一名延
久又名九重一曰支字元涪陵丹興人也 光熙元
年雄稱皇帝改元晏平 永嘉三年羅美匄琦等殺
李離於梓潼時閻式去雄依離并見殺驟攻不克時
李雲李璿皆戰歿 明年文碩殺李國以巴西梓潼
為晉平寇將軍李鳳在晉壽 梁州先已為雄所破
不守而譙登在涪平西參軍向奮屯漢安之宜福張
羅走平無逼雄雄將張室弟全在匄琦中雄遣室反

為奸許以代離室素凶勇先殺人而後奔梓潼密結
心腹會羅尚遣使慰勞琦琦等出送其使室從後閉
城門琦等奔巴西雄得梓潼拜實為太尉雄自攻奮
奮走遣驤攻登登初將驤子壽欲以誘驤被攻急救
援不至還驤壽 五年春驤獲登遣李始督李鳳攻
巴西殺文碩是歲雄姨弟任小受張羅暮手并雄頭
雄歿以改元玉衡是後扶風鄧芝楊虎等各率流民
前後數千家入蜀以鳳為征北梁州任回鎮南南夷
寧州李恭征東南蠻荊州皆大將軍校尉刺史雄驤
勤卹百姓於內鳳回恭招流民於外稱有功氏符成
隗文既降復叛手傷雄母及其來也咸釋其罪厚加

待細皆以爲將天水陳安舉隴右來降武都氐王楊
茂接奉貢稱臣杜弼自湘州使使求援晉涼州刺史
張駿遣信交好漢嘉夷王冲遣子入質頃之朱提審
炤率民歸降建寧麤量蒙嶺委誠其餘附者日月而至
雄乃虐已愛人寬和政侵遠至通安羊豐穀登乃興
文教立學官其賦民男丁一歲穀三斛女丁一斛五
斗疾病半之戶調絹不過數文綿不過數兩事少役
稀民多富實至乃閤門不閉路無捨遺獄無滯囚刑
不濫及但爲國則無威儀官無秩祿職署委積班序
無別君子小人服章不殊備賄公行懲勸不明行軍
無號令用兵無部伍其戰勝不相讓敗不相救攻城

破邑動以虜獲爲先故網紀莫稱 李鳳在北數有
戰降之功時蕩子稚屯晉壽害其功 大興元年鳳
以巴西叛驤討之久任梓潼不敢進雄自至涪驤遂
斬鳳以壽代鳳以知州征事 二年驤伐越雋又分
伐朱提 三年獲太守西夷校尉李釗 夏進伐寧
州大敗於螳螂還 初氏王楊茂搜子難敵堅頭爲
劉曜所破奔晉壽晉壽守將李稚蕩弟二子也受其
賂遺不送成都曜旣引還稚遣難敵兄弟還武都遂
即判稚稚悔失計連白雄求伐氏雄許之群臣多諫
雄不從遣稚兄瑤以侍中中領軍統稚攻難敵由白
水道壽遣與稚弟珩由陰平入二道討氏難敵等先

拒壽玳壽不進而玲稚徑至下辨以深入無繼大
為氏所破稚玲皆歿者千餘人雄深自咎責以謝
百姓玲蕩之元子有名望志尚雄欲傳以後嗣甚痛
惜之 雄妻任無子養玲弟班為子雄自有庶子十
五人群臣上立嗣雄曰孫仲謀割有江東伯符基兆
子止侯爵國志恥之宣公舍子立弟君子以為知人
吾將彌縫國志之耻以繼宣公之美驥與司徒王達
諫以為不可雄不從 永昌元年冬立班為太子驥
泣曰亂始於是矣 泰寧元年越雋斯宓反攻圍任
回及太守李謙遣其征南費黑救之 咸和元年夏
斯宓破 二年謙移郡民於蜀 三年冬驥歿追贈

相國謚曰漢獻王壽以喪還拜珩征北梁州代壽以
班行撫軍將軍脩晉壽軍屯 五年拜壽都督中外
諸軍大將軍中護軍西夷校尉錄尚書總統如驤
冬壽率征南費黑征東任邵伐巴東至建平監軍毋
丘與退保互都 六年春壽還遣任邵屯巴雄以子越為
車騎住廣漢 秋壽伐陰平 冬城涪縣 七年秋
壽南征寧州以費黑為司馬與邵攀等為前軍由南
廣入又別遣任回子調由越雋 冬十月壽黑至朱
提朱提太守董炳固城寧州刺史尹奉遣建寧太守
霍彪大姓慶深等助炳時壽已圍城欲逆拒之黑曰
料城中食少霍彪等雖至齎糧不多至令人入城共

消其穀猶嫌其少何緣拒之彪等皆入城城久不下
壽欲急攻之黑諫曰南道險俗好反亂宜必待其詐
弟已困但當日月制之全軍取勝以求其餘涸牢之物
何足汲汲也壽必欲戰果不利乃率以軍事任黑

八年春正月炳彪等出降威震十三郡 三月刺史尹

奉舉州委質遷奉於蜀壽領寧州南夷初平威禁甚
肅後轉凌掠民 秋建寧州民毛衍羅屯等反殺太

守邵攀梓柯太守謝恕舉郡為晉壽破之 九年春

分寧州置交州以霍炳為寧州建寧麋深為交州刺

史 封壽建寧王張駿使參軍傅穎治中張淳遣雄

書勸去尊號稱藩於晉雄引見謂曰吾過為士大夫

所推然本無心於帝王也貴州將令行河沙常所希
冀進思共爲晉室元功之臣退冀共爲守藩之將掃
除氛埃以康帝宇而晉室陵達德聲不振引領東望
有年月矣會獲來貺靖鈞閣至有何已已穎淳以爲
然使聘相繼 巴郡嘗告急云有東君雄曰吾常慮
石勒跋扈侵逼瑯琊以爲耿耿不圖乃能舉軍使人
欣然雄之雅談多如此類 三月壽還 夏六月癸
亥雄疾病卒時年六十一偽謚曰武帝廟稱太宗凡
自立三十年 冬十二月丙寅葬成都墓號安都陵也
班字世文蕩第四子也少見養於雄年十六立爲太
子好學處士每觀書傳謂其師友天水文愛隴西董

融等曰吾見周景王太子晉魏太子丕吳太子孫登
文章鑒識超然卓絕未嘗不有慙色何古人之難及
乎進止周旋動於咨問但性輕躁失在田獵甲子
釁位玆來奔喪勸遣雄子越還江陽而欲令期代已
知此事班以未葬不許遣玆還洛冬十月癸亥期
越殺班於臨次并殺班仲兄領軍都弟玆奔晉期偽
謚班曰戾太子壽追謚曰哀皇帝子幽顯為期所殺
班兄弟五人皆兵歿四人無後玆在晉歷巴郡襄陽
宜都太守龍驤將軍永和三年從征西於山陽戰歿
也期字世運雄第四子也母冉賤雄妻任養為子少
攻學問有客觀雄時令諸子各募合部曲多者纒溲

數百人而期獨得千餘人為安東將軍雄亡越自江
陽來赴喪兄弟怏怏既以班非雄所生又慮玠不利
已與兄越密謀圖班太史令韓約上言宮室有陰謀
兵氣戒在親戚班不悟遂因夜哭越殺班期自立以
越為相國與壽竝錄尚書事進壽大都督徙封漢王
使討玠於涪封越建寧王以仲兄霸為中領軍鎮南
弟保鎮西西夷校尉汶山太守從兄始征東代越皆
大將軍 玠走即拜壽梁州知北事 咸熙元年春
正月立妻閻氏為后下赦改元玉恒 秋以司顯景
騫為尚書令征南費黑為司隸班舅羅演為僕射
舅羅演與漢王相天水上官澹謀龍期立班子幽謀

泄殺澹并誅班母羅玲子礮稚妻咎 二年忌從子載
多才藝託他事誅之而霸保皆暴病歿於是大臣自
疑骨不相親而期志益廣忍悞父時公御政刑失錯
四年夏四月壽自涪還襲期假以誅越審為言越請
散財募士格戰期謂壽不自薄不許既誅越審初廢
期為邛都縣公 五月乃殺期及誅李始等殺兄弟
十餘期歿時年二十四謚曰幽王 五年徙其妻人子於
越雋勢又使人就越雋誅其子 壽字武考有幹局
夔尚學義志度少殊於諸子雄奇之自代父為將志
在功名故東征南伐每有効事雄疾病侍疾左右左
右侍臣造雄顧命寄託於壽 期之殺班也李始初

欲附壽圖共討期壽不敢始怒說期取壽憚李玘在
北欲藉壽討之故許壽既受漢封北伐玘告以去就
利害假道故玘得由巴順水東下吳壽雖代玘鎮涪
歲終當入朝覲常自危嫌輒造漢中守將張才急書
告方外寇讐 咸康二年冬北入漢中破走司馬勲
壽見期越兄弟十餘人年方壯大而手下有強兵懼
不自全數聘命高士巴西龔壯壯雖不應恐見害不
得已數見壽時岷山崩江水竭壽緣劉向之言而惡
之每謀壯以自安之術壯之父及种皆為特所殺欲
假手報讎未有其由因說立事何如舍小從大以危
易安開國裂土長為諸侯名高桓文勲流百代矣壽

從之陰與長史畧陽羅恒巴西解思明共謀據成都
為晉稱藩會養弟彼從成都病還死道中乃佯言越
藥殺之又詐造妹婿任調書言期越當廢壽以感犀
下群下信之乃誓文武許賞城中資財得數千人南
攻成都子勢為開門內應遂獲期越誅其宗族十餘
人兵入虜掠民家奸淫雄公主及李氏諸婦多所殘
害數日乃定恒與思明及李奕王利等勸壽稱鎮西
將軍益州牧成都王以壯為長史告下又勸令送期
於晉任調與司馬蔡興侍中李艷及張烈等勸壽自
立壽亦生心遂背思明所陳之計稱漢皇帝尊父驤
曰獻帝母答氏曰太后下赦改元漢興以恒為尚書

思明為廣漢太守任調鎮北梁州知東羌校尉李奕
鎮西西夷校尉更代諸郡及御佐皆用宿人及巴參
佐省交州以從子權為鎮南南夷寧州於是成都諸
李子弟無復秉兵馬形勢者雄時舊臣及六郡人皆
斥廢也 秋七月李奕從兄乾與大臣合謀欲廢壽
壽懼使子廣與大臣盟要為兄弟進李閔為征東荆
州移鎮巴郡 八月天連陰而未稼傷損百姓飢疫
草莽臣龔壯上封事曰臣聞陰德必有陽報故于公
理獄高門待封伏惟獻皇帝寬仁厚惠宥罪甚衆靈
德洪洽誕鍾陛下陛下天性忠篤受遺建節志齊周
霍誠貫神明而志緒違理顛覆願命管蔡既興讒諛

滋蔓大義滅親撥亂濟危上指星辰昭告天地歃血
開衆舉國稱藩天應人悅白魚登舟霆震助威烈風
順義神誠允暢日月光暉而論者未喻權時定制滛
雨汜潰垂向百日禾稼損傷加之饑疫百姓愁望或
者天以監示陛下又前日之舉止以救禍陛下至心
本無大圖而今久不變天下之人誰復分明知陛下
本心者哉且玄宮之讖難知而盟誓願違一旦疆場
有急內外騷動不可不深思長久之策永爲子孫之
計也愚謂宜遵前盟誓結援吳會以親天子彼必崇
重封國歷世雖降階一等永爲靈德宗廟相承福祉
無窮君臣銘勲於上生民寧息於下通天下之高理

弘信慎之美義垂拱南面歌詩興禮上與彭韋爭美
下與齊晉抗德豈不壯哉論者或言二州人附晉必
榮六郡人事之不便昔豫州入蜀荆楚人貴公孫述
時流民康濟及漢征蜀殘民太半鍾鄧之役放兵大
掠誰復別楚蜀者乎論者或不達安固之基措其名
位在昔諸侯自有卿相司徒司空宋魯皆然及漢藩
王亦有丞相今義歸彼但當崇重豈當減削昔劉氏
郡守令長方任州郡者國亡主易故也今日義舉主
榮臣賴寧可同日而論也論者又謂臣當為法正陞
下覆臣如天養臣如地終臣所安至於名榮漢晉不
處臣復何為當侔法正論者或言晉家必責質任及

徵兵伐胡何以應之案晉不煩尺兵一國來附威卷
四海廣地萬里何任之責胡之在北亦此之憂今平
居有東北之虞縱令徵兵但援漢川猶差二門耳臣
託附深重忘疲病之穢實感殊遇冀以微言少補
時常懼殞歿不寫愚心辜負恩顧謹進恹恹伏願罪
戮壽不悅然拘前言秘藏之 九月僕射任頴雄妻
弟也謀反誅并殺雄子約等 五年春二月晉將伐
巴郡獲李閔閔恭子也初壽許自牛鞞以東土銜與
閔執政者以爲不可乃止復不益兵故覆沒閔弟豔
以是怨故與朝右有隙是時壽疾病恒思明等復議
奉晉計尋郡破壽以爲附晉晉當以兵威故不能自

斷遂輟計 三月拜李奕鎮東代閔 夏建寧太守

孟彦率州人縛寧州刺史霍彪於晉舉建寧為晉遣

右將軍李位都討之時權在越雋 秋又遣尚書廣

漢李攄為御史入南中攄祖教晉故寧州刺史以向

與南人有舊故遣之攄從兄演自越雋上書勸壽歸

正返本釋帝稱王壽怒殺之車騎將軍王韜為參軍

右車騎將軍王韜為參軍九字前後文不相屬不知記何事也今仍舊本存此九字於後以待考 晉康帝建

元元年壽卒勢立改元太和太史令韓皓上言熒惑

守心乃宗廟不修之譴勢乃更命祀成始祖太宗皆

謂之漢勢之弟大將軍廣以勢無子求為太弟勢不

許焉當解恩嗣固請許之勢疑與廣有謀收當恩明

斬之廣自殺思嗣被收歎曰國之不止以我數人在也今其始矣思嗣有智略敢諫諍焉當素得人心及其外士民無不哀之

冬李奕自晉壽舉兵反單騎突

門門者射殺衆潰勢大境內改年嘉寧勢驕淫不恤

國事中外離心蜀土無獠

魯皓切西南夷別族

至是始從山出自

巴至犍為梓潼布滿山谷大為民患加以饑饉境內

蕭條 三年春二月桓温伐蜀軍至青衣勢大發兵

遣督暨等將之

督于暨切姓也

自山陽趣合水諸將欲設伏江

南以待晉兵督暨不從引兵自江北駕鵞碕渡向犍

為

碕渠霸切曲岸曰碕

温自將步卒直指成都督暨至犍為乃知

與温異道還自沙頭津濟北至温已軍於成都之十

里陌堅衆自潰勢率衆出戰于笮橋昨音中書監王
嘏散騎常侍常璩勸勢降勢乃夜開東門走至葭萌
使散騎常侍王幼送降文於溫勢至建康封歸義侯
李氏自起事至亡六世四十七年正僭號四十三年
蜀中亦有怪異期時有狗豕交木冬榮勢時涪陵民
樂氏婦頭上生角長三寸凡三截之又有民馬氏婦
妊身兒脇下生其母無恙兒亦長育有馬生駒一頭
二身相着六耳一牡一牝又有天雨血於江南數畝
許李漢家舂米自臼中跳出遽斂於箕中又跳出寫
於簞中又跳出有猿居鳥巢至城下地仍震又連生
毛其天譴不能詳也

譔曰特流乘釁險害雄能推亡固存遭皇極不建遇
其時與期倡為禡階而壽勢終之詩所謂亂離瘼矣
爰其適歸者也長老傳譙周識曰廣漢北有大賊曰
流曰特攻難得歲在玄宮自相賊終如其記先識預
覩何異古人乎歷觀前世偽僭之徒縱毒度劉未有
如兹每惟殷人丘墟之歎賈生過秦之論亡國破家
其監不遠矣

按常璩華陽國志目錄第九卷及序志皆云述李
特雄期壽勢志則勢固有志也今諸本皆無之意
者傳寫脫漏因循不錄遂失之爾今本諸通鑑所
述參以載記所書續成勢志用補其闕以俟後之

博洽君子云又史載散騎常侍常璩勸李勢降桓温璩必作志者因續記此云

賣衣實書志亦迂
愛護不異隨侯珠
有假不返遭神誅
子孫嚮之何其愚

華陽國志卷第九

